

啼笑因緣續集

啼笑因緣續集

張恨水著 李浩然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憑不章無
 權劇編及權製攝影電留保

啼笑因緣續集

每部定價洋壹元

著者 校訂者 出版者
 印者 刷者 發行所

上海代售處

張恨水 嚴獨鶴 三友書社
 協興印刷所
 上海齊齊哈爾路
 上海貝勒路新天祥里
 三益書局 百新書局 大衆書局 青光書局
 新文化書局 大東書局 啓新書局 三星書局
 文華美術公司 春明書局 漢文淵書肆



作者自序

啼笑因緣問世以來，前後差不多有四年，依然還留存在社會上，讓人注意着，却出乎我的意料以外。有些讀者，固然說這是茶餘酒後的東西，一讀便完了。可是也有些讀者，說在文藝上，多少有點意味。我對於這一層，都不去深辯，只是有些讀者却根據了我的原書，另做些別的文字，當然，有比原書好的，可是對於原書，未能十分瞭解的，也未嘗沒有一個著作者，無論他的技巧如何，對於他自己的著作，多少總有些愛護之志，所謂「敝帚自珍」，所謂「賣瓜的說瓜甜」。假使這敝帚，有人替我插上花，我自是歡喜。然而有人塗上爛泥，我也不能高興。

在三年以來，要求我作啼笑續集的讀者，數目我不能統計，但是這樣要求的信，不斷的由郵政局寄到我家，至今未曾停止。有人說，你自己不續，恐怕別人要續了。起初我以為別人續，就讓他續罷。可是這半年以來，我又想着，假使續書出來並不如

我所希望的那樣圓滿，又當如何呢？原書是我做的，當然書中人物，只有我知道最詳細，別人的續著，也許是新翻別樣花。爲了這個原故，我正躊躇着，而印行原書的三友書社，又不斷的來信要求我續著，他們的意思，也說是讀者的要求。我爲了這些原因，便想着，不妨試一試。對於我的原來主張，不必續，不可續，當然是矛盾的，然而這裏有一點不同的，就是我的續著，是在原著以外去找去路，或者不算完全蛇足。這就是我作續着的原起。其他用不着「賣瓜的說瓜甜」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日張恨水序

戲遊新刺戟一唯上海之賞稱人萬

球力回



每晚八時起賽

場動運央中

角轉路培爾亞路飛霞界法海上

啼笑因緣續集目錄

作者自序

第一回 雪地忍衣單熱衷送客

山樓苦境寂小病留跡

第二回 言笑如常同歸謁老父

莊諧蓋作小宴鬧冰人

第三回 種玉來遲解鈴甘謝罪

留香去久擊案誓忘情

第四回 借鑑怯潛威悄藏豔跡

移花彌缺撼憤起飄茵

第五回 金屋菩癡花別具妙計

玉人作麈鼎激走情儔

第六回 借箸論孤軍良朋下拜

解衣示舊創俠女重來

第七回 伏櫪起雄心傾家購彈

登樓記舊事驚夢投懷

第八回 辛苦四年經終成泡影

因緣千里合同拜高堂

第九回 尚有人緣高朋來舊邸

眞無我相急症損殘花

第十回 壯士不還高歌傾別酒

故人何在熱血灑邊關

啼笑因緣續集

第一回 雪地忍衣單熱衷送客 山樓苦境寂小病留踪

却說西山的何氏別墅中，紫色的窗幔上，照着一雙人影，窗外冰天雪地中的一輪涼月，也未免對了這旖旎的風景，發生微笑，這兩個人影，一個是樊家樹，一個是何麗娜，影子是那樣的倚傍一處，兩個人也就站着不遠。何麗娜眉毛一揚，兩個酒渦兒掀動起來，她沒有說話，竟是先笑起來了。家樹笑道：你今天太快活了罷？何麗娜笑道：我快活，你不快活嗎？說着，微微的搖了一搖頭，又笑道：你不見得會快活罷？家樹道：我怎麼不快活？在西山這地方，和出洋的朋友見面了。何麗娜笑着，也沒有什麼話說，向沙發椅子上引着道：請坐，請坐，家樹坐下了，她就親自重斟了一杯熱熱的玫瑰茶，遞到家樹手上，自己却在他對面，一個錦墩上坐着。家樹呷了茶，眼望了茶杯上出的熱氣，慢慢的看到何麗娜臉上，笑道：何女士，你現在可以回城去了吧？

說這句話不要緊，何麗娜心裏，不覺蕩漾了一下。因為這句話以內，還有話的。自己是爲婚姻不成功，一生氣避到西山來的。他現在說可以回城了吧？換句話說，也就是不必生氣了。不必生氣了，就是生氣的那個原因，可以消滅了。他不覺臉上泛起兩朵紅雲，頭微微一低。心裏可也就跟着爲難，說是我回城了，覺得女兒家，太沒有身分，在情人面前，是一隻馴羊。可是說不回城去，難道自己還和他鬧氣嗎？那末，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又要失去了，縱然說爲保持身分起見，也說含混一點，但是自己絕對沒有那個勇氣。究竟她是一個聰明女郎，想起剛才所說，眼睛和愛情一樣，裏面夾不得一粒沙子，便笑道：你眼睛裏那一粒沙子，現在沒有了嗎？家樹微微着，點點頭道：沒有沙子了，很乾淨的。他雖是那樣子，可是他的眼光，却並不曾向她直視着。只是慢慢的呷着茶，看了桌上那對紅燭的燭花。何麗娜見他不好意思說話，不便默然，於是拿出往日在交際場中那酒脫的態度來，笑道：茶太熱了吧？要

不要加點涼的？家樹道：不用加涼的，熱一點好。何麗娜也不知是何緣故，突然嘆

一聲笑了出來。笑畢，身子跟着一扭。家樹倒也愕然。自己很平常的說了這樣一句話，爲什麼惹得她這樣大笑？喝玫瑰茶，是不能熱一點的嗎？他正怔怔的望着，何麗娜才止住了笑，向他道：我是想起了一件事，就笑起來了，並不是笑你回答我的那一句話。家樹忽然有一點省悟，他今天老說雙關的話，大概這又是雙關的問話，自己糊裏糊塗的答復，對上了她那個點子了。當然，這是她願聽的話，自然是笑了。自己老實得可憐，竟是在一個姑娘當面，讓人家玩了圈套了。便舉起茶杯來一飲而盡，然後站了起來道：多謝密斯何，吵鬧了你許久，我要回旅館去了。何麗娜道：外面的雪很深，你等一等，讓我吩咐汽車夫開車送你回去。說着，她很忙的就跑到裏面屋子裏去，披了大衣和帽子出來，先將帽子交給家樹，然後兩手提了大衣，笑着向他點頭，那意思是讓他穿大衣，家樹也不知如何是好。向後退了一步，兩手比着袖子，和她連連拱了幾下手道：不敢當，不敢當！何麗娜笑道：沒關係，你是一個客，我作主人的招待招待那也不要緊。家樹穿是不便穿，只好兩手接過大衣來，自行穿上。

何麗娜笑道：別忙走呀？讓我找人來送。家樹道：外面雖然很深的雪，可是很大的月亮。他一面說，一面就向外走。何麗娜說是吩咐人送，却並沒有實行叫人，輕輕悄悄的就在他身後緊緊的跟了出來。由樓下客廳外，直穿過花園，就送到大門口來。家樹到了這裏，忽然一陣寒氣，夾着碎雪，向人臉上潑，上直洒過來，這就想起何麗娜身上，還穿的是灰布旗袍，薄薄的分量，短短的袖子，怎樣可以抗冷？便回轉身道：何女士請回罷，你衣裳太單薄。何麗娜道：上面是月，下面是雪，這景致太好了，我願意看看。家樹道：就是要看月色，也應當多穿兩件衣服。何麗娜聽說，心裏又算蕩漾了一下，站在門洞子裏避着風，且不進去，遲疑了一會，才低聲道：樊先生明天不回學校去嗎？家樹道：看天氣如何，明天再說罷。何麗娜道：那末，明天請在我這裏午飯，就是要回學校，也吃了午飯去。說到這裏，女僕拿着大衣送了來，汽車夫也將車子開出大門來。何麗娜笑道：人情作到底，我索興送樊先生回旅館去。說時，她已把大衣穿了，開了汽車門，就坐上車去等着。這是何小姐的車子，家樹不能將主人翁從

她自己車子上轟了下來，只得也跟着坐上車來，笑道：像主人翁這樣殷勤待客的，我實在還是少見。何麗娜笑道：本來我閑居終日，一點事情沒有，也應該找些事情做做呀。二人說着話，汽車順了大道，很快的已經到了西山旅館門口。家樹一路之上，心裏也就想着，假使她下車還送到旅館裏面去，那倒讓自己窮於應付。這時何麗娜可就笑道：恕我不下車了，明天見罷。家樹下得車來時，她還伸出一隻手在車外招了兩招呢。當時家樹走進旅館裏，茶房開了房間，先送了一個點了燭的燭台進來，然後又送上一壺茶，便向家樹道：不要什麼了嗎？家樹聽聽這旅館裏，一切聲音寂然，鄉下人本來睡得很早，今晚又是寒夜，大概都安歇了，也不能有什麼可要，便向茶房擺了一擺頭，讓他自去。這屋子裏爐火雖溫，只是桌上點了一枝白蠟燭，發出那搖搖不定的燭光，在一間很大的屋子裏，更覺得這光線是十分微弱。自己很無聊的，將茶壺裏的茶斟上一杯。那茶斟到杯子裏，只有玲玲的響聲，一點熱氣也沒有，喝到嘴裏和涼水差不多，也僅僅是不冰牙罷了。他放下茶杯，隔了窗紗，向

外面看看，月光下面的雪地，真是銀裝玉琢的世界。家樹手掀了窗紗，向外面呆了許久，然後坐在一張椅子上，只望了窗子出神。心裏就想着，這樣冷冷靜靜的夜裏，不知關氏父女投宿在何處？也不知自己去後，何麗娜一人坐汽車回去，又作何種感想？他只管如此想着，也不知混了多少時間，耳邊下只聽到樓下面的鐘，噹噹敲上了一陣，在鄉郊當然算是夜深的了，自己也就安歇了罷。於是展開了被，慢慢的上床去睡着，因爲今天可想的事情太多了。靠上枕頭，還是不住的追前揣後想着，待到次日醒來，這朝東的窗戶，正滿滿的晒着通紅的太陽，大概是不早了，連忙翻身起床，推開窗紗一看，雪地上已經有不少的人來往。可是旅館前的大路，已經被雪遮蓋着，一些看不出來了。心想，昨天的汽車，已經打發走了，這個樣子，今天要回學校去已是不可能，除非向何麗娜借汽車一坐。但是這樣一來，二人的交情進步，可又要公開到朋友面前去了。第一是伯利夫婦，又要進行喝冬瓜湯的那種工作了，想了一會，覺得西山的雪景，很是不壞，在這裏多耽擱一天，那也無所謂，於是

吩咐茶房取了一分早茶來，靠了窗戶，望着窗外的雪景，慢慢的吃喝着。吃過了早茶，心裏正自想着，要不要去看一看何麗娜呢？果然去看他，自己的表示，就因昨晚一會，太切實了。然而不去看她，在這裏既沒有書看，也沒有朋友談話，就這樣看雪景，混日子過嗎？如此想着，一人就在窗子下徘徊。忽然一輛汽車，很快的開到旅館門前。家樹認得，那是何麗娜的車子，不想自己去訪她，不訪她，這個主意未曾決定，人家倒先來了。於是走出房來，却下樓去相迎，然而進來的不是何小姐，乃是何小姐的汽車夫。他道：樊先生請你過去罷。我們小姐病了。家樹道：什麼病了？昨天晚上我們分手，還是好好的啦。汽車夫道：我沒上樓去瞧，不知道是什麼病，據老媽子說，可病得很厲害呢？家樹聽說，也不再考慮，立刻坐了來車到何氏別墅來。女僕早是迎到樓梯邊，皺了眉道：我們小姐燒得非常的厲害，我們要向宅裏打電話，小姐又不許。家樹道：難道到現在為止，宅裏還不知道小姐在西山嗎？女僕道：知道了幾天了，這汽車不就是宅裏打發着來接小姐回去的嗎？家樹說着話，跟了女僕，走進何

麗娜的臥室。只見一張小銅床，斜對了窗戶，何麗娜捲了一床被躺着，只有一頭的亂髮，露在外面。她知道家樹來了，立刻伸出一隻雪白的手臂，將被頭壓了一壓，在軟枕上，露出通紅的兩頰來。她看到家樹，眼珠在長的睫毛裏一轉，下巴微點着，那意思是多謝他來看病。家樹隨伸手去摸一摸她，覺的不對，她又不是鳳喜。在他手一動，身子又向後一縮的時候，何麗娜已是看清楚，立刻伸手向他招了一招道：你摸摸我的額頭，燒得燙手呢。家樹這就不能不摸她了，走近床邊，先摸了她的額頭，然後又拿了她的手，按了一按手脈。何麗娜就在這時，連連咳嗽了幾聲。家樹道：這病雖來的很猛，我想，一定是昨天晚上受了感冒了。喝一碗薑湯，出一身汗，也就好了。何麗娜道：因爲如此，所以我不願意打電話回家去。家樹笑道：這話可又說回來了，我可不是大夫，我說你是受了感冒，究竟是瞎猜的，設若不是的呢，豈不就誤了醫治。何麗娜道：當然是的，醫治是不必醫治，不過病裏更會感到寂寞。家樹笑道：不知道我粗手大脚的，可適合看護的資格？假使我有那種資格的話……何麗娜不

等他說話，燒得火熾一般的臉上，那個小酒渦兒依然掀動起來。微笑道：看護是不敢當，大雪的天，在我這裏閑談就是了，我知道你是要避嫌疑的，那末，我移到前面客廳裏去躺着罷。這可讓家樹爲難，是承認避嫌呢，還是否認避嫌呢？躊躇了一會子，却只管笑着。何麗娜道：沒關係，我這床是活動的，讓他們來推一推罷了。女僕們早已會意，就有兩個人上前來推着銅床。由這臥室經過一間屋子，就是樓上的客室，女僕們在腳頭推着，家樹也扶了床的銅欄干，跟了床，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何麗娜的一雙目光，只落到家樹身上。到了客廳裏，兩個女僕走開了，家樹就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了，他笑了，她也笑了。何麗娜道：你笑什麼呢？家樹道：何女士的行動，似乎有點開倒車了，若是在半年以前，我想臥室裏也好，客廳裏也好，是不怕見客的。何麗娜想了一想，才微微一搖頭道：你覺得這話很知道我，可也不盡然。我的脾氣向來是放浪的，我倒也承認，可是也不至於在臥室裏見客。我今天在臥室裏見你，那算是破天荒的行動。家樹道：那末，我的朋友身分，有些與人不同嗎？何麗娜聽

了這話，臉上是很失望的樣子，不作聲。家樹就站了起來，又用手扶了床欄干，微低了腰道：我剛才失言了。我的環境，你全知道，現在……何麗娜道：我不能說什麼了，現在是實逼處此。家樹道：你剛才笑什麼呢？何麗娜道：我不能說。家樹道：爲什麼不能說呢？何麗娜歎了一口氣道：無論是舊式的，或者是新式的，女子總是癡心的。家樹用手摸了床欄干，說不出話來。何麗娜道：你不要疑心，我不是說別的，我想在三個月以前，要你抵我的床欄干推着我，那是不可能的。家樹聽了這話，覺得她真有些癡心，便道：過去的事，不必去追究了。你身體不好，不必想這些。何麗娜道：你摸摸我的額頭，現在還是那樣發燒嗎？家樹真也不便再避嫌疑，就半側了身子，坐在床上，用手去摸她的頭。她的額頭被家樹的手按着，似手得了一種很深的安慰，微閉了眼睛。等着家樹撫摸。這個時候，樓上固然是寂然，就是樓下面，也沒有一點聲音，牆上掛的鐘，那機擺的響聲，倒是軋啣軋啣，格外的喧響。那軋啣軋啣的聲音，在寂靜的空氣中，響過了一小時之後，何麗娜就對家樹道：你替我叫一叫人，應該讓他

們給你作一點吃的了。家樹道：我早上已經吃過飯的，不忙，你不吃一點嗎？何麗娜雖是不想吃，經家樹如此一問，也只好點了一點頭。於是家樹就真個替她作傳達之役，把女僕叫了來，和她配製飲食。這一天，家樹都在何氏別墅中。到了晚半天，何麗娜的病已經好了十之六七，但是她怕好得太快了，僕人們會笑話，所以依然躺着，吃過晚飯，家樹才回旅館去。次日早上，家樹索興不必人請，就直接的來了。走到客廳裏時，那張銅床還在那裏放着。何麗娜已是披了一件紫絨的睡衣，用枕頭撐了腰，靠住床欄干，捧了一本書，就着窗戶上的陽光看。她臉上已經薄薄的抹了一層脂粉，簡直沒有病容了。家樹道：病好些嗎？何麗娜道：病好些了，只是悶得很。家樹道：那就回城去罷。何麗娜笑道：你這話不通，人家有病的人，還要到西山來養病呢。我在西山害了病，倒要進城去。家樹道：這可難了，進城去不宜於養病，在鄉下又怕寂寞。何麗娜道：我在鄉下住了這久，關於寂寞一層，倒也安之若素了。家樹在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了，笑問道：你看過什麼書？何麗娜將書向枕頭下一塞，笑道：小說。家

樹道：小說嗎？一言以蔽之，不是女不愛男，就是男不愛女，或者男女都愛，男女都不愛，何麗娜道：我瞧的不是言情小說。家樹道：可是新式的小說，沒有男女問題在內，是不叫座的，有人要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編到小說裏來，我相信那小說的主人翁，還有一對情侶，何麗娜笑道：你的思想進步了，這個世界，是愛的世界，沒有男女問題，什麼都枯燥。所以愛情小說儘管多，那不會討壓的，譬如人的面孔，雖不過是鼻子眼睛，可是一千個人，就一千個樣子。所以愛情的局面，也是一千個人一千個樣子。只要寫得好，愛情小說是不會雷同的。家樹笑道：不過面孔也有相同的。何麗娜道：面孔縱然相同，人心可不相同呀！家樹一想，這辨論只管說下去，有些不大妙的，便道：你不要看書罷，你煩悶得很，我替你開話匣子好嗎？何麗娜點點頭道：好的，我願聽一段大鼓。你在話匣子底下，擱片子的第二個抽屜裏，把那第三張片子拿出來唱。家樹笑道：次序記得這樣清楚，是一張什麼片子，你如此愛聽？這話匣子就在房屋角邊，家樹依話行事，取出話片子一看，却是一張寶玉探病，不由得微微一

笑，也不作聲，放好片子，就撥動開闌，那話片報着名道：萬歲公司，請紅姑娘唱寶玉，探病。何麗娜聽到，就突然的啣了一聲。家樹倒不解所謂，看她說出什麼來，下回交代。



第二回 言笑如常同歸謁老父 莊諧並作小宴鬧冰人

却說家樹將話匣子一開，報子寶玉探病，何麗娜却啣了一聲叫將起來，她笑道：「我請你把馬鞍山那片子唱一遍，你怎麼唱起寶玉探病來了呢？」家樹不知道她的命意所在，聽說之後，立刻將話匣子關起來了。這才坐下來向她笑道：「這個片子不能唱嗎？」何麗娜笑道：「你何必問我？我現在怎麼樣，你又來作什麼的？你把我當林黛玉，我怎樣敢當？」家樹一想，這真是冤枉，我何嘗要把你當林黛玉，而且我也不敢自比賈寶玉呀。便笑道：「這一段子錯，不知其錯在我，也不知其錯在你。」何麗娜抿嘴微笑了一笑，向家樹身上打量了一番。家樹笑道：「得啦，就算是我的錯處，你別見怪。」何麗娜笑道：「啣你那樣高比我，我還能怪你嗎？你若是願意唱，你就唱罷，我就勉強作個林黛玉。」家樹聽了此話，也不知道是唱好，還是不唱好，只是向她微笑着。何麗娜又向他微笑了一笑，然後說道：「其實不必唱寶玉探病，百年之後，也許有人要編家樹探病呢。」家樹笑道：「你今日怎麼這樣快活，病全好了吧？」有了這一句話，才把何麗娜

提醒自己原是個病人，躺在床上的，怎麼如此高興呢？眼珠一轉，有了主意了，笑道：所以我說不配聽寶玉探病的片子，我就學不會那多愁多病林姑娘的樣子。你再摸摸我看，我是一點也不發燒了。家樹因她好好的靠在床欄干上，不好意思摸她的腮和額頭，只彎了腰站在床邊，撫摸了她的手背，依然向後退一步，坐在椅子上。家樹看了她，她也看了家樹，二人對了視線，却噗嗤一聲的笑了。在這樣對笑的時，候，二人也不知說什麼是好，女僕却來報告，說是宅裏打了電話來了，請小姐務必回去，今天若不回去，明天一早，太太親自來接。何麗娜道：你回個電話，說我回去就是了。可是叮囑家裏，不許對外面說，我回去了。女僕答應去了，家樹笑道：回城以後，行踪還要守秘密嗎？何麗娜道：並不是我有什麼虧心的事，怕見得人，可是你想想，那天我大大的熱鬧一場，在跳舞之後，與大家分手，結果，我不過是在西山住了些時，並沒有什麼偉大的舉動，那倒怪寒憎的。不但如此，我就回自己的家去，也有些不好意思，我無所謂而來，無所謂而去，不太顯着孩子氣嗎？樊先生我有一個無理

的要求，你能答應嗎？家樹心裏，碎碎跳了兩下，心想她不開口則已，如果開了口，只有答應的了。這件事，倒有女子先向男子開口的嗎？便勉強的鎮靜着道：你太客氣，怎麼說上無理的要求呢？只要是辦得到的，我一定照辦。何麗娜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得，請你念我是個病人，送我進城去，假使我父親在家呢，我介紹着你談談。就是我父親不在家，你和我母親談談也好。家樹心想，送她回家去，這倒可以說是我把他接回去的。其二呢，也好像我送上門去讓人家相親。然而儘管明白這個原因，却已答應在先，盡力去辦，難道這還有什麼不能盡力的，表面上就慨然的答應了。何麗娜大喜，立刻下床，踏了拖鞋，就進臥室裏面梳洗打扮去了。家樹一看這樣子，她簡直是沒有什麼病，自己怎能說這話。當日在何氏別墅中吃了午飯，兩個女僕收拾東西先行，單是何麗娜和他同坐了一輛汽車進城。何麗娜是感冒病，只要退了燒，病就算是好了的，所以在汽車上有說有笑。她說父親雖是一個官僚，然而思想是很新的，只管和他談話。母親是很仁慈的，對於女兒是十分的疼愛，女兒

的話，她是極能相信的。家樹想着，這些話，我都沒有知道的必要，不過她既說了，自己不能置之不理，因之也就隨着她的話音，隨便答話，口裏不住的說是。何麗娜笑道：「你不該說是，你應該說啫。」家樹倒莫明其妙，問這是什麼意思。何麗娜笑道：「我聽說前清的聽差，答應老爺說話的時候，無論老爺笑他，罵他，申斥他，他總直挺挺的站着，低了腦袋，答應一個啫字。我瞧你這神氣，很有些把我當大老爺，所以我說你答復我，應該說啫，不應該說是。」家樹笑了。何麗娜眼睛向他一瞅道：「以後別這樣，你不是怕我，就是敷衍我了。」家樹還只是笑。汽車到了何家大門口，汽車夫一按喇叭，門房探頭看着，早一路嚷了進去，小姐回來了，小姐回來了。何麗娜先下車，然後讓家樹下車，家裏男女僕人，早迎到門口，都問小姐好哇？何麗娜臉上他個酒渦，始終沒有平復起來，只說是好。大家向後一看，見跟着一個青年，有些人明白，各對了眼，心裏說，敢怕是他勸回來的。何麗娜問道：「總長在家嗎？」答說：「聽說小姐要回來了，在家裏等着呢。」何麗娜向家樹點頭笑道：「你跟我來。」又向僕人道：「請總長到內客廳，

說是我請了樊少爺來了，就是江北關樊監督的姪少爺。她說着，向後退一步，讓家樹前走。家樹心裏想着，送上門讓人家看姑爺了，這倒有些羞人答答，只得綑住了面子，跟了何麗娜走，經過了幾重碧廊朱檻，到了一個精緻的客廳裏來。家樹剛坐定，何廉總長，只穿了一件很輕巧的嗶嘰駝絨袍子，口裏啣了雪茄，緩步踱了進來。何麗娜一見，笑着跳了上前，拉住他的手道：爸爸，我給你介紹這位樊君。你不是老說，少年人總要老成就好嗎？這位樊君，就是您理想中那樣一個少年。是我的好朋友，你得客氣一點，別端老伯的排子。何廉年將半百，只有這個女兒，自她失蹤，寸心如割，好不容易姑娘回來了，比他由署長一躍而為財政總長，還要高興十倍，雖然姑娘太撒嬌了，也不忍說什麼，笑道：是了，是了，有客在此啦。家樹看他很豐潤的面孔，留了一小撮短小的鬍子，手是圓粗而且白，真是個財政總長的相，於是上前一鞠躬，口稱老伯。何麗娜道：請坐罷。何廉這句話，是姑娘代說了，也就賓主坐下，寒暄了幾句，他道：我宦海升沉，到了風燭之年，只有這個孩子，未免慣養一點，樊君休要見

笑。家樹欠身道：「女公子極聰明的小姪，非常佩服。早想過來向老伯請教。又怕孟浪了，在女公子口裏，知道老伯是個很慈祥的人。」何廉笑了。見家樹說話很有分寸，却也歡喜，又問問他念些什麼書，喜歡什麼娛樂，談到娛樂，何麗娜坐在一邊，就接嘴了，笑道：「說你也不相信，一個大學生，不會跳舞，也不會溜冰，也不會打牌。」何廉笑道：「淘氣！你以為大學生對於這些事，都該會的嗎？」正說到這裏，聽差來說：「陶宅來了電話，問樊少爺是就過去呢？還是有一會。」家樹坐在這裏，只覺有些侷促不安，便答道：「我就過去。」說着，向何廉告辭。何廉道：「內人原想和樊君談一談，晚間無事嗎？」到舍下來便飯。何麗娜聽了這話，喜歡得那小酒渦兒，只管漩着，眼珠瞧了家樹。家樹看了她，帶有十分希望的神氣，心中實在不敢違拗，便答道：「請不要客氣。」何廉道：「伯和夫婦，請你代我約會一聲，我不約外人。」說着，送出內院門。像何廉這種有身分的人，送客照例不能遠，而況家樹又是未來的姑爺，當然也就不便太謙，只送到這裏，就不送了。何麗娜却將家樹送過了幾重院子。家樹道：「你回來，還沒有見伯母，別送了。」何

麗娜道：我也要吩咐汽車夫送你呀。於是將家樹送到大門，直等他坐上了自己的汽車，才走到車門邊，向他低聲笑道：陶太太又該和你亂開玩笑了，家樹微笑着。何麗娜笑道：晚上見說着，給他代關了車門，於是車子開着走了。她回轉身正要進去，却有一輛站着四個衛兵的汽車，鳴的一聲，搶到門口。何麗娜知道是父親的客到了，身子一閃，打算由旁邊跨院裏走進去。然而那汽車上的客人走下來，老遠的叫了兩聲何小姐。她回頭看時，却是以前當旅長，現在作統制的沈國英。他今天穿的是便服，看去不也是一個英俊少年嗎？他老早的將帽子取在手中，向何麗娜行一鞠躬禮。笑道：呵，不料在這裏會到何小姐。何麗娜笑道：沈統制是聽到朋友說，我出洋去了，所以在家裏見着我，很以為奇怪吧？沈國英笑道：對了，自那天跳舞會以後，我是欽佩何小姐了不得，次日就到府上來奉訪，不想說是何小姐走了。何麗娜道：對的，我本來要出洋，不想剛要動身就害了病，沒有法子，只好到西山去休養些時。我今天病好剛回來，連家母還沒有會面呢。請到裏面坐，我見了家母再來奉陪。

說畢，點個頭就進去了。沈國英心想，這位何小姐，真是態度不可測。那次由天津車上遇到，他突然的向我表示好感，跳舞會裏，也是十分的親近，後來就回避不見，今天見着了，又是這樣的冷淡，難道像我這樣一個少年得意的將領，她都不看，在眼睛裏面嗎？他在這裏沉吟着，何廉得了消息，已經遠迎出來。沈國英笑道：「剛才遇到令愛。」何廉道：「她昨天還病着，剛由西山回家，還沒有到上房去呢。」沈國英跟着何廉到內客室裏，見椅子上還有一件灰背大衣，便笑道：「剛才只有女賓到此。」何廉道：「這就是小女回家來。」脫下留在這裏的，因為有人送了她回家來，她在這裏陪着。沈國英道：「怪不得剛才令愛在大門口送一輛汽車走了。」這人由西山送何小姐回來，一定是交誼很厚的。何廉沒有說什麼，只微笑了一笑。沈國英想了一想，心裏似乎有一句話想說出來，但是他始終不肯說，只和何廉談了一小時的軍國大事，也就去了。何廉走回內室，只見夫人在一張軟榻上坐了，女兒靠了母親，身子幾乎歪到懷裏去。何廉皺了眉道：「麗娜一在家裏，就像三歲的小孩子一樣，可是一出去呢，就

天不怕地不怕。何麗娜坐正了道：我也沒有什麼天不怕地不怕的，有許多交際地方，還是你帶了我去的呢。何太太拍了她肩膀一下道：給她找個厲害害的人，管她一管就好了。何廉道：樊家那孩子，就老實。何太太道：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準了，還說不定人家願意不願意呢。何廉道：其實我也不一定要給他。何麗娜突然的站了起來，綳了臉子，就向自己屋子裏去，鞋子走了地板，還咚咚作響。何太太微笑着，向了她身後只努嘴。聽不見她的鞋響了，何廉才微笑道：這冤家對於姓樊的那個孩子，却是用情孩子一年很專。何太太道：那還不好嗎？難道你希望她不忠於丈夫嗎？這以來，越來越浪漫，我也很發愁，既是她自己肯改過來，那就很好。何廉却也點了點頭，一面派人去問小姐，說是今晚請客，是家裏廚子作呢？還是館子裏叫去。小姐回了話，就是家裏廚子作罷。何廉夫婦知道姑娘不生氣了，這才落下一塊石頭。到了晚上七點鐘，家樹同着伯和夫婦，一齊來了。先是何麗娜出來相陪，其次是何廉最後何太太出來，陶太太立刻迎上前問好。向家樹擺手道：表弟過來，你看這

位老伯母是多麼好呵！家樹過來，行了個鞠躬禮，何太太早是由頭至腳，看了個够。這內客室裏，有了陶太太和何太太的話家常，又有何廉同伯和談時局，也就立刻熱鬧起來。到了吃飯的時候，飯廳裏一張小圓桌上，早陳設好了杯筷。陶太太和伯和丟了一個眼色，就笑道：「我們這裏，是三個主人三個客，我同伯和乾脆，上坐了，不必虛謙。」二位老人家請挨着我這邊坐。家樹，你坐伯和手下。這裏只設了六席，家樹下手一席，她不說，當然也就是何麗娜坐了。家樹並非坐上席，不便再讓，何麗娜恐怕家樹受窘，索興作一個大方，靠了家樹坐下。聽差提了一把酒壺，正待來斟酒。陶太太一揮手道：「這裏並無外人，我們自斟自飲罷。」何麗娜是主人一邊，決沒有讓父母斟酒之理，只好提了壺來斟酒。斟過了伯和夫婦，她才省悟過來，又是陶太太搗鬼，只得向家樹杯子裏斟去。家樹站起來，兩手捧了杯子接着。陶太太向何廉道：「老伯，您是個研究文學有得的人，我請問您一個典，相敬如賓，這四個字，在交際場上，隨便可以用嗎？」她問時，臉色很正。何廉一時不會會悟，笑道：「這個典，豈是可以亂用。」

的這只限於稱贊人家夫婦和睦。何麗娜已是斟完了酒，向陶太太瞟了一眼。倒是何太太明白了，向她道：陶太太總是這樣淘氣。何廉也明白了，不覺用一個指頭擦了小鬍子微笑。伯和端了杯子來向何麗娜笑道：多謝多謝！又向家樹道：喝酒喝酒。何廉笑道：有你賢伉儷在座，總不愁宴會不熱鬧。於是全席的人都笑了。在家樹今天來赴約的時候，樊何兩方的關係，已是很明白的表示出來了。現在陶太太如此一用典，倒有些畫龍點睛之妙。陶太太是個聰明人，若是那話不能說時，如何敢造次問那個典？這一個小約會，大家吃得很快樂。飯畢，何麗娜將陶太太引到自己臥室後盥洗房去洗臉，便笑問道：你當了老人家，怎麼胡亂和我開玩笑？陶太太道：你可記得我對你說過，總有那樣一天，現在是那樣一天了。你們幾時結婚？何麗娜笑道：你越來越胡說了，怎麼提到那個問題上去。你們當了許多人，就這樣大開其玩笑，鬧得大家都怪難爲情的。陶太太笑道：喲！這就怪難爲情，再要向下說，比這難爲情的事還多着啦。說着話時，走到外面屋子裏來，在梳妝台邊，將各項化妝品，都看

了一看，拿起一盒法國香粉，揭了蓋子，湊在鼻尖上聞了一聞，笑道：「這真是上等的東西，你來擦罷。」何麗娜道：「晚上，我又不出門，抹點雪花膏得了。」陶太太對着鏡子裏她的影子微笑了一笑，道：「雖然不出門，可是比出門還要緊，今天你得好好的化裝才對。」何麗娜笑道：「陶太太，我求饒了，你別開玩笑。我這人很率直的，也不用藏假，你想現在到了開玩笑的時候嗎？」陶太太道：「你要我不哄你也成，你得叫我一聲表嫂。」何麗娜道：「表嫂並不是什麼佔便宜的稱呼呀。」陶太太道：「你必得這樣叫我一聲。你若不叫我，將來你有請我幫忙的時候，我就不管了。」何麗娜那裏肯叫。二人正鬧着，何太太却進來，問道：「你們進來許久，怎麼老不出去？」何麗娜鼓了嘴，道：「陶太太儘拿人開玩笑。」陶太太笑道：「伯母，請您評評這個理，我讓她叫我一聲表嫂，她不肯。何太太笑着，只說她淘氣。」陶太太笑道：「這碗冬瓜湯，我差不多忙了一年，和您也談過多次。現在大家就這樣彼此心照了。」何太太道：「這個年月的婚姻，父母不過是顧問而已，我還有什麼說的好在？孩子是很老成，潔身已很中意。」陶太太道：「那麼，要不

要讓家樹叫開來呢？何太太道：那倒不必，將來再說罷。陶太太這樣說着話，一轉眼，却不看見了何麗娜，伸頭向盥洗房裏看時，只見她坐在洗臉盆邊的椅子上，只管將濕手巾去擦眼淚。陶太太倒吃了一驚，她如今苦盡甘來，水倒渠成，怎麼哭起來呢？便走上前握了她的手道：你怎麼了？你怎麼了？要知何麗娜如何回答，下回交代。

第三回 種玉來遲解鈴甘謝罪 留香去久擊案誓忘情

却說陶太太拉住何麗娜的手，連問他怎麼了？何麗娜將濕手巾向臉盆裏一扔，微笑道：「我不怎麼樣呀。」何太太却未留心此事，已經走開了。陶太太看看外面屋子裏，並沒有人，這才低聲笑道：「你哭什麼？」何麗娜歎了一口氣道：「女子無論思想新舊，總是癡心的。我對於家樹，真受了不少的委屈。這些事，你都知道，我不瞞你。」陶太太道：「好在現時是大事成功了，你何必還爲了過去的事傷心？」何麗娜道：「就爲了現在的情形，勾引起我以前的煩惱來，俗言說，事久見人心。」陶太太拍了她的肩膀笑道：「不要孩子氣了。你不是很愛家樹嗎？你說這樣負氣的話，倒像有了什麼芥蒂，不是真愛他了。」何麗娜一笑，就不說了。陶太太說她臉上有淚容，怎好出去。何麗娜於是擦了一把臉，在梳妝台前，將法國香粉，在臉上淡敷了一層，而且還抹上了一點胭脂。陶太太只抿嘴笑着。到了小客室裏，賓主又坐談了許久，直到十二點鐘才分散。臨別，陶太太向何麗娜笑道：「明天到我們家去玩啦。明天是星期，家樹不回學校。」

去。何麗娜笑道：我該休息休息了。陶太太道：難道你不到我們那裏去嗎？其實一切安像以前一樣才好，要不然，躲躲閃閃的，倒現着小家子氣象。當了老伯伯母的面，我聲明一句，在你二位面前，我決不開玩笑。何太太笑道：陶太太，你這就不對。就算是你剛才的話，要她叫你一聲表嫂，一個做表嫂的人，對表妹總是這樣的亂開玩笑，還說你疼我們麗娜呢。陶太太這才笑嘻嘻的走了。這一晚，是何麗娜最高興的一晚，到一點多鐘，還不曾睡覺，就打了個電話到陶家，問表少爺睡着了沒有？那邊是劉福接的電話，悄悄的告訴家樹。家樹剛從上房下來，就到外邊小客室裏來接電話。何麗娜首先一句，就問在那裏接話。其後便道：我明天來不來呢？家樹道：沒關係，來罷。何麗娜道：怪難爲情的。家樹道：那你就別來了。何麗娜道：那又現得我不大方似的。家樹還不曾答話，電話裏忽然有第三個人答道：你瞧，這可真爲難煞人。家樹笑道：喝呵！表嫂在臥房裏插銷上偷聽呢。陶太太道：我一廳到電話鈴響，我就知道是密斯何……頓了一頓，她似乎和人在說話，她又道：伯和說不應當叫密斯何

了。於是換一個男人的嗓子道：表弟，表妹，恭喜呀。何麗娜道：缺德！說畢，嗚然一聲，將電話掛起來了。家樹走向書房去，還聽到上房裏伯和夫婦笑成一團呢。到了次日，家樹果然不會回學校，何麗娜在十點鐘的時候就來了。陶太太乘機要挾，要何小姐請看電影，請吃飯。玩到晚上，又要請上跳舞場。還是伯和解圍，說密斯何不像以前，以前爲了家樹，還不跳舞，而今人家怎好去呢？你不瞧人家穿的是平底軟幫子鞋？於是改了請聽戲，到夜深十二時，方始回家。在何麗娜如此高興的時候，何廉在家裏可爲難起來了。原來這天晚上，有位夏雲山總長來拜會他。這個人是沈國英的把兄弟，現任交通總長，在政治上有絕大的勢力。當晚他來了，何廉就請到密室裏會談。夏雲山首先笑道：我今天爲私而來，不談公事，我要請你作個忠實的批評，國英爲人怎麼？可是有話要聲明，你不要認他是我盟弟，就恭維他。何廉倒摸不着頭腦，爲什麼他說起這話來。沈國英手握兵權的人，豈可以胡亂批評，才笑道：他少年英俊，當然是國家一個人才，這一次政局革新……夏雲山連連搖手道：不對不

對，我說了今天爲私而來，你只說他在公事以外的行爲如何就得了。何廉靠了椅子背，抽着雪茄，昂了頭靜想。偷看夏雲山時，見他斜躺在睡榻上微笑。這個情形並不嚴重，這倒捉摸不到他問的是什麼用意，便笑道：論他私德嗎？也很好啦。第一，他絕對不嫖，這是少年軍人裏面難得的。賭小錢或者有之，然而這無傷大雅。聽說他愛跳舞，愛攝影，這都是現代青年人不免的嗜好。爲人很謙和，思想也不陳腐，聽說現在還請了一位老先生，和他講歷史，這都不錯。夏雲山點頭笑道：這不算怎樣出格的恭維，他的相貌如何呢？何廉笑道：爲什麼要評論到人家相貌上去，我對於星相一道，可是外行。夏雲山笑道：既然你有這種好的印象，我可以先說了。國英對於令愛，他是十分的欽慕，很願意兩家作爲奏晉之好。不過他揣相着，怕何總長早有乘龍快婿了，四處打聽，有的說有，有的又說沒有，特意讓我來探聽消息。何廉聽了這話，不免躊躇一番，接着便道：實不相瞞，小女以前沒有提到婚姻問題上去，最近兩個月，纔有一位姓樊的，提到這事，而且僅僅是前兩天才定局的。夏雲山道：已經

放了定了嗎？何廉道：小女思想極新，姓樊的孩子，也是個大學生，他們還需要什麼儀式。夏雲山聽了這話，不覺連歎了兩口氣道：可惜！可惜！默然了許久，又道：不能想個法子轉圜呢？何廉道：我要是個舊家庭，這就不成問題了，一切的婚姻儀式都沒有，我隨便的可以把全局推翻。於今小孩子們的婚姻，都建築在愛情之上，我們作父母的，怎好相強？小女正是和那姓樊的孩子，去消磨這星期日的時光去了，等她回來，我再問她。對於沈統制的盛意，我也只好說兩聲可惜。不過見了沈統制，請你老哥還要婉婉的陳說才好。說着，向夏雲山連拱了幾下手。夏雲山對於這個月老作不成功，大是掃興，然而事實所限，也沒有法子，很是掃興的，告辭走了。他出去的時候，何麗娜正自回來，到了母親房裏，告訴今天很是快樂。何廉在一邊聽到，却不住的歎氣。就把夏雲山今晚的來意說了一遍。何麗娜道：爸爸不必躊躇，你的意思我知道。以爲我的婚姻，你不能勉強，可是沈國英掌有兵權，又不敢得罪他。那不要緊，我明天親自去見一見他，把我的困難告訴一遍，也許他就諒解了。何廉道：你

親自去見他，有些不妥吧？何麗娜道：那要什麼緊，難道他還能把我扣留下來嗎？她說畢，倒坦然無事的去睡覺了。到了次日，何麗娜一早起來，就到沈宅去拜會。原來沈國英前曾娶有夫人，亡故了兩年，現在丟下了一兒一女，上面還有兄嫂，因之他雖沒有家眷，却也有很大的住宅。何麗娜打聽得他九點鐘就要上衙門，八點鐘就來拜訪。門房將名片送到上房去，沈國英看到，倒嚇了一大跳。昨天派人去作媒，答應呢，你是不好意思見我。不答應呢，沒有關係，難道還來興問罪之師不成？只是她來了，不能不見，立刻就迎到客廳裏來。何麗娜一見，老早的就伸了手和他相握。自己將那件灰背大衣脫了下來，放在椅子上。坐下來，還不曾說一句寒暄的話，先笑道：我今天沒有別事，特意來和沈統制道歉。沈國英雖是一個豪爽的軍人，聽了這話，也是心裏微微一動，不免將臉紅了起來，笑道：呵，何小姐太客氣，什麼事呢？聽差們到上茶來。沈國英道：到廚房裏去給我泡兩杯檸檬茶來。何小姐在這裏，還給我預備兩分點心。何麗娜笑道：不必客氣，我說幾句話就要走的。沈統制有事，我不

多說話了，就是昨晚夏總長到舍下去說的那一番話，家父答復的都是事實，不但如此，我是要貫徹我出洋的計畫，不久就要動身。本來呢，我不必親自到府上來解釋的，只是家父覺得這事很有些對人不住，好像是誠心撒謊，我想沈統制是個胸襟洒落的人，我爲人又很浪漫，說到這裏，又微微一笑道：若不是浪漫性成，今天也不會到府來拜訪。沈國英欠身道：太客氣，太客氣。何麗娜眉毛一揚，酒渦兒一掀笑，道：這是真話。我想事實是這樣，那要什麼緊，不如自己來直說了，彼此心裏坦然。若沈統制是像劉德柱將軍那樣的人，我就大可以不冒這個險了。她笑着將肩膀抬了一抬，眼睛向沈國英看着。沈國英今天穿的是軍服，他將胸脯一挺，牽了一牽衣擺，以便掩著他差怯的態度，又作了一個無聲的咳嗽，才道：絕對沒有關係，請不要介懷。何麗娜聽說，立刻站了起來，向他一鞠躬道：我不敢多吵鬧，再見了。沈國英笑道：何小姐縱然不願與武人爲伍，既是來了，喝一杯茶去，大概不要緊。何麗娜笑道：我倒是願意叨擾，只怕沈統制沒有閑工夫會客。說着，又坐了下來，恰是聽差捧了

茶點來，放在一張紫檀木的桌子上，二人隔了桌面坐下。沈國英舉了杯子喝着茶，看看何麗娜，又看看那件大衣，記起那天在何家內客廳裏何廉說的話，便想那天內客廳裏的客，就是姓樊的了，他有福氣，得了這樣一位太太。何麗娜見他那樣出神的樣子，笑道：沈統制想什麼？不必失望，像您這樣的少年英雄，婚姻問題，是最容易解決的了，像我這樣的人才，可以車載斗量，留着機會望後去挑選罷。沈國英笑道：我想着武人總是粗魯的，很覺得昨天的事有些冒昧，請何小姐不必深究。何麗娜微笑着，端起玻璃杯子，呷了兩口茶。沈國英坐在她對面，看了她那腥紅的嘴唇，雪白的牙齒，未免有些想入非非。何麗娜放下茶杯，又突然站起來，沈國英搶上一步，將大衣取在手裏，就要替她穿上。何麗娜連說不敢當，然而他拿了大衣，堅執非代為穿上不可。何麗娜道聲勞駕，只得背轉身來向着他，將大衣穿了。不料沈國英和她穿衣，聞到她身上那一陣脂粉香，竟是呆了，手捏了衣服領子，不會放下來。何麗娜回頭看着，他纔省悟着放下了手。何麗娜看了這個樣子，不敢再坐，又和他

握了一握手，笑着說聲再見立刻就走了。沈國英是沒有法子再挽留人家的了，只得跟在後面，送到大門口來，直看到何麗娜坐上了汽車方始回去。他並不回上房，依然走到客廳裏來。只見何麗娜放的那杯檸檬茶，依然放在桌子邊，於是將杯子取在手裏，轉着看了一看，心裏就想着，假使她是我的，我願意天天陪着她對坐下，來喝檸檬茶，不必說別的，僅僅是那紅嘴唇白牙齒，已經够人留戀的了。心裏默念着，大概杯子朝懷裏的所在，就是在麗娜嘴唇所碰着的所在，於是對準了那個方向，將茶慢慢的呷着。自己所站的這方，也就是她坐椅的前面，那末，坐在這椅子上，也就如坐在她身上一般了。他坐下去，一手捏了杯子，一手撐了頭，靜靜的想着。假如是我有這樣一位夫人，無論什麼交際場合，我都能帶她去了，她不但長得美麗而已，言語流利，舉止大方，絕對是一位文明太太的資格。然而她不久以前，已爲別人搶去了，假使自己在一二月之前，就進行這件事，或者可以到手，挽了這樣丰致翩翩的新夫人，同出同進，人生就滿足了。想到這裏，他便微閉了眼睛，玩味挽着何

麗娜的那種情形。心有所思，鼻子裏也如有所聞，彷彿便有一種芬芳之氣，不斷的向鼻子裏襲了來。立刻睜眼一看，還不是一座空的客廳，那裏有什麼女人。但是目前雖沒有女人，那一種若有若無的香氣，却依然聞得着。是了是了，這一定是她坐在這椅子上的時候，由衣服上落下來的香氣，他去了如此之久，這一股子香氣，還是如有如無的留着，這決不是物質上單純的原故，加之還有心理作用在內，這樣看起來，自己簡直要爲何小姐瘋魔了。我這樣一個堂堂的男子漢，中國的政局，我還左右一番，難道對於這樣一個女子，就不能右右她嗎？憑我的力量，在北京城裏，慢說是個何麗娜就是……想到這裏，突然站了起來，捏了拳頭，將桌子重重的拍了一下。停了一停，自己忽然搖了一搖頭，想着慢來慢來，人家肝膽相照的，把肺腑之言來告訴我，我豈能對人家存什麼壞心眼？她以爲我是武人，怕遇事要用武力，所以用情理來動我，若是我再去強迫人家，那真個與劉德柱無異了，難道武人都是一邱之貉嗎？我不能讓人家料着，大丈夫作事，提得起放得下，算了，我忘了她

了他一個人沉沉的如此想着，已經把上衙門的時間，都忘掉了。那夏雲山昨天晚上由何家出來，曾到這裏來向沈國英回信，說是何潔身不知是何想法，對我們提的這件事，倒不會同意。沈國英笑着，只說愛情是不能勉強的，說完了也就不再提了。夏雲山摸不着頭腦，今天一早，便打電話來問統制出去了沒有。這邊聽差答復，剛才有一位何小姐來拜會統制，一人坐在客廳裏，還沒有走呢。夏雲山聽到，以為何小姐投降了，趕快坐了汽車，就到沈宅來探訪消息。這個時候，沈國英依然坐在客廳裏。夏雲山是個無日不來的熟人，不用通報，逕直就向裏走。他走到客廳裏時，只見沈國英坐在一張紫檀太師椅上，一手撐了椅靠，托住了頭，一手放在椅上，只管輕輕的拍着，他的眼光，只看了那地毯上的花紋，並不向前直視。夏雲山進來了，他也並不知道，他忽然將桌子一拍，又大聲喝道：我決計忘了她。我要忘不了她，算不得是個丈夫。他這樣一作勢，倒嚇了夏雲山一跳，倒退一步，問道：國英怎麼了，沈國英一抬頭，見盟兄到了，站起來，搖了一搖頭道：何麗娜這個女子，我又愛她，我

又恨她，我又佩服她。夏雲山笑道：那是什麼原故？沈國英就把何麗娜今天前來的話說了一遍。因道：這個女子，我真不奈她何。夏雲山笑道：既是老弟台如此說了，我又要說一句想開來的話，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就以何小姐而論，這種時髦女子，除了爲化錢，也不懂別的，你忘了她，才是你的幸福。沈國英哈哈大笑道：我忘了她，我忘了她了，夏雲山一看他的態度，真有些反常，就帶拉帶勸，把他拉出門，讓他上衙門去了。夏雲山經過了這一件事，對於二三知己，不免報告幾句，輾轉相傳，這話就轉到陶伯和耳朵裏來了。陶伯和鑒於沈鳳喜鬧出一個大亂子，覺得家樹和沈國英作三角戀愛的競爭，那是很危險的事，於是和他們想出一個辦法，更惹出一道曲折來。要知有甚曲折，下回交代。

第四回 借鑑怯潛威悄藏豔跡 移花彌缺憾憤起飄茵

却說陶伯和家樹怕和沈國英形成三角戀愛，就想了個調和之策，過了幾天，又是一個星期日，家樹由學校裏回來了。伯和備了酒菜，請他和何麗娜晚餐。吃過了晚飯，大家坐着談閑，伯和問何麗娜道：「今晚打算到那裏去消遣？」何麗娜道：「家樹這一學期的功課，耽談得太厲害了，明天一早，讓他回學校去，隨便談談就得了，讓他早點睡。」罷陶太太笑道：「真是女大十八變，我們表妹那樣一個崇尚快樂主義者，到了現在，變成一個作賢母良妻的資格了。」陶伯和口裏啣了雪茄，點了點頭道：「密斯何這倒也是真話。俗語說的，樂不可極。我常看到在北京的學生，以廣東和東三省的學生最奢侈，功課上便不狠講究。廣東學生，多半是商家，而且他們家鄉的文化，多少還有些根底。東三省的學生，十之七八，是農人的兒子，他們的父兄，也許連字都不認識。若是大地主呢，還好一點。若是平常的農人，每年匯幾千塊錢給兒子念書，可是不容易。何麗娜不等他說完，搶着笑道：「這樣說起來，也是男大十八變呀。像陶

先生過這樣舒服生活的人，也講這些。伯和難了一口氣道：我們是混到外交界來了，生活只管奢侈起來，沒有法子改善的……陶太太笑道：得了，別廢話了，你自己有一篇文章要做，一個反面或起法，起的不對，話就越說越遠了，你還是言歸正傳罷。伯和於是取下雪茄，向煙灰缸裏彈了一彈灰，然後向樊何二人道：我有點意見，貢獻給二位，主張你們出洋去一趟。經費一層，密斯何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了，就是家樹，也未嘗不能擔負。像你們這樣青春少年，正是求學上進的時候，隨便混過去了，真是可惜。家樹道：出洋的這個意思，我是早已有之的，只是家母身弱多病，我放心不下。而且我也決定了，從即日起，除了每星期回城一次，一切課外的事，我全不管。陶太太道：關於密斯何身上的事，是課以外呢？課以內呢？伯和笑道：人家不說了一星期回城一次嗎？難道那是探望表兄表嫂不成？你別打岔了，讓他向下說。家樹道：我不能出洋，就是這個理由，倒不用再向下說。伯和道：若僅僅是這個理由，我倒有辦法，把姑母接到北京來，我們一處過。我是主張你到歐洲去留學的，由歐洲坐

西比利亞火車回來，也很便當？你對於機械學，很富於興趣，乾脆，你就到德國去。於今德國的馬克不值錢，中國人在德國留學，乃是最便宜不過的事了。家樹想了一想，道：表兄這樣熱心，讓我考量考量罷。說時，偷眼去看何麗娜的神氣。何麗娜御笑着，點了一點頭。陶太太笑道：有命令了，表弟，她贊成你去呀。何麗娜微擺着頭，笑道：不是那個意思。我以為陶先生今天突然提到出洋的問題，那是有用意的。是不是爲了沈國英的事，陶先生有些知道了，讓我躲避開來呢？伯和口啣了雪茄，靠在椅子上，昂了頭作個沉思的樣子，道：我以為犯不上和這些武人去計較。何麗娜笑道：不用這樣婉轉的說，陶先生這個建議我是贊成的，我也願意到德國去學化學。這一個禮拜以內，我已籌劃得爛熟，這就請陶先生和我們辦兩張護照罷。家樹就因爲老太太的事，躊躇不能決，既然陶先生答應把老太太接來，他就可以放胆走了。伯和望了家樹道：你看怎麼樣？說着，將半截雪茄，只管在茶几上的烟缸邊敲灰，似乎一下一下的敲着，都是在催家樹的答復。家樹胸一挺道：好罷，我出洋去一趟，今

天就寫信回家。陶太太道：事情既議定了，我同伯和有個約會，你二位自去看電影罷。何麗娜道：二位請便，我回家去了。伯和夫婦微笑着，換了衣服出門而去。何麗娜依然同家樹，坐在上房裏談話。這間屋子，有點陳設得像客廳，是陶家親近些的朋友，都在這裏談話。這裏有話匣，有鋼琴，有牌桌，幾個朋友小集合，是很雅緻的。靠玻璃窗下，一張橫桌上，放了好幾副棋具，又有兩個大冊頁本子，上面夾了許多朋友的相片。何麗娜本想取一副象棋，來和家樹對子，看到冊頁本子翻開，上面有幾個小孩子的相片，活潑可愛，於是丟了棋子不拿，只管翻看相片。他只掀動了四五頁，有一張自己的相片，夾在中間。仔細看時，又不是自己的相片。我是了，正是陶太太因之引起誤會，錯弄姻緣的一個線索，乃是沈鳳喜的相片。這張相片，不料陶太太留着還在，這不當讓家樹再看見，他看見了，心裏會難受的。回頭看着家樹捧了一份晚報，躺在椅子上看，立刻抽了下來，向袋裏一塞，家樹却不曾留意。她不看冊頁了，坐到家樹身邊，向他笑道：伯和倒過事留心，他會替我們打算。家樹放下來，望了

何麗娜的臉，微笑道：他遇事都留心，我應該遇事不放心了。何麗娜道：此話怎講？家樹道：他都知道事情有些危險性的了，可是我還不算什麼，人心是難測的，假便：說到這裏，頓住了，微笑了一笑。何麗娜笑道：下面不用說了，我知道，假使沈國英像劉德柱呢？家樹聽了這話，不覺臉色變了起來，目光也呆住了，說不出話來。何麗娜笑道：你放心，不要緊的，我的父親，不是沈三玄。你若是還不放心的話，你明天走了，我也回西山去，對外就說我的病復發了，到醫院去了。家樹道：我並不是說沈國英這個人怎麼樣……何麗娜笑道：那麼你是不放心，我怎麼樣啦？這真是難得的事，你也會把我放在心裏了。家樹笑道：你還有些憤憤不平嗎？何麗娜笑着連連搖手道：沒有沒有，不過我爲你安心預備功課起見，真的，我明天就到西山去。我不好意思說預備功課的話，先靜一靜心，也是好的。家樹笑道：這個辦法，贊成我是贊成的，但是未免讓你太難堪了。何麗娜笑着，又歎了一只氣道：這就算難堪嗎？唉！比這難堪的事，還多着呢。家樹不便再說什麼了，就只閑談着笑話，也不知經過了多少。

時間，門口有氣寧聲，乃是伯和夫婦回來了，伯和走進來，笑道：「喲呵！你二位還在這裏閑談啦。」何麗娜道：「出去看電影，趕不上時間了。」陶太太道：「何小姐不是說要回家去的嗎？」伯和道：「那是她談着着就忘了，不記得我們剛訂婚的時候，在公園裏坐着，談起來就是一下午嗎？」陶太太笑道：「別胡說，那有這麼一回事？」何麗娜笑道：「陶太太也有怕人開玩笑的日子了。我走了，改天見。」陶太太道：「爲什麼不是面天見呢？」明天家樹還不走啦。」何麗娜也不言語，自提了大衣步出屋子來，家樹趕到院子裏，接過大衣，替她穿上了。她低聲道：「你明天下午，向西山通電話，我準在那裏的。」說時，暗暗的搗了家樹的手，緊緊的捏着，搖撼了兩下，那意思表示着，就是讓他放心。家樹在電燈光下向她笑了，也是送出大門，讓她上了車汽，然後才回去。有了這一晚的計議，一切事情都算定了，次日何麗娜又回到西山去住。她本來對於男女交際場合是不大去了，回來之後，上過兩回電影院，一回跳舞場，男女朋友們都以日久不見，忽然遇到爲怪。現在她又回到西山去，真是曇花一現，朋友們更要奇怪。沈國

英爲了追蹤何麗娜探探她的消息起見，也不時的到那時髦小姐喜到地方去遊玩，以爲或者偶然可以和她遇到一回，然而總是不見，在朋友口中，又傳說她因病入醫院了。沈國英對於這個消息，當然是不勝其悵惘，可是他自已已經立誓把何麗娜忘了，這句話有夏雲山可以證明的，若是再去追求何麗娜，未免食言，自己承認不是個大丈夫了。所以他在表面上，把這事絕口不提，夏雲山有時提到男女婚姻問題的事，探探他的口氣，沈國英歎了一口氣道：那位講歷史的吳先生，對我說了，說是欲除煩腦須無我，各有因緣莫羨人。我今日以前，是把後七個字來安慰我。今日以後，我可要把前七個字來解脫一切了。夏雲山聽他那個話，分明是正不能無我，正不免羨人，於是就讓他的夫人到何家去打小牌玩兒的時候，順便和何太太要一張何小姐的相片。何太太知道夏太太是沈統制的盟嫂，這張相片，若落到他手上去，她就不免轉送到沈統制手上去，這可不大好。想起前幾天，何麗娜曾拿了一張相片回來，說是和她非常之相像，何太太一看可不是相像嗎？大家取笑了。

一回，就仍在桌子抽屜了。至於是什麼人，有什麼來歷，何麗娜爲了家樹的關係，却是不曾說，因之也不曾留什麼意。這時夏夫人要相片，何太太給是不願意，不給又摸不下情面，急中生智，突然的想起那張相片來，好在那張相片和女兒的樣子差不多的，縱然給人，人家也看不出來，於是也不再考量，就把那張相片交給了夏夫人，去搪塞這個人情。其間僅僅是三小時的勾留，這張相片就到了沈統制手上了，沈國英看到相片，倒吃了一驚，這張相片，似乎在那裏看到過她，那決不是何小姐，現在怎樣變成何小姐的相了呢？那張相片，穿的是花柳條的褂子，套了緊身的坎肩，短裙了，長襪統，這完全是個極普通的女學生裝束，何小姐是不肯這樣裝扮的。哦！是了，這是劉德柱如夫人的相片，在劉德柱家檢查東西的時候，不是檢查到了這樣一張相片嗎？這張相片，不知道與何家有什麼關係，何太太却李代挑僵的把這張相片來抵數，這可有些奇了。於是拿了相片在手，仔細端詳了一會，在許多地方看來，這固然與何麗娜的相貌差不多，可是她那嬌小的身材，似乎比何小姐

還要活潑，劉德柱這個蠢材，對於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子，竟是她逼得成神經病了，後來派人到醫院裏去打聽，只說劉太太走了，至於走了以後，是向那裏去了，却不知道，於今倒可以把她找來看看，她果然是個無主的落花，不妨把愛何麗娜的愛情，移到她身上去，我就是這樣辦。假使那個沈鳳喜，她能和我合作，我一定香花供養，儘量灌輸她的知識，陶養她的體質，然後帶了她出入交際場合，讓他們看看，除了何小姐外，我能不能找個漂亮的夫人？他心裏如此想着的時候，一手拿了相片注視着，一手伸了一個指頭不住的在桌面上畫着圈圈。最後緊緊的捏了拳頭，抖了兩下，捏了拳頭，憑空捶了兩下，咬了牙道：我決計把你弄了來，讓大家看看。他如此相着，當天就派人四處去打聽沈鳳喜的下落。到了次日，他手下一個副官，却把沈三玄帶了來和他相見。沈國英聽說劉太太的叔父到了，却不能不給一點面子，因之就到客廳裏來接見。及至副官帶了進來，只見一個蠟人似的漢子，頭上戴了膏藥片似的瓜皮小帽，身上一件灰布棉袍，除了無數的油漬和髒點，還大大小小

小有許多燒痕，這種人會做劉將軍的叔泰山，令人有些不肯信，正如此猶豫着的時候，沈三玄在門檻外搶進來一步，身子蹲着，垂了一隻右手，就向沈國英請了一個安。沈國英是個嶄新的軍人，對於這種腐敗的禮節，却是有些看不慣，心裏先有三分不高興。可是他又轉念一想，假使這個劉太太家裏人身份太高了，又豈能讓我拿來作個洩氣的東西？惟其是讓自己可以隨便指揮，這才要利用她家裏人人格低了。如此轉念了，便向三玄點了個頭。三玄站起來笑道：「剛才吳副官到小人家裏去，問我那姪女的下落，唉！不瞞統制說，她瘋了，現在瘋人院裏。」沈國英道：「我也聽見說她有神經病的，但是在醫院裏不久就出來了。」三玄道：「她出來了，後來又瘋了，我們全家鬧的不安，沒有法子，只好又把她送到瘋人院裏去。」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張相片，雙手顛巍巍的送到沈國英面前，笑道：「您瞧，這是瘋人院裏給她照的一張相。」沈國英接過來一看，乃是一張半身的女相，清秀的面龐，配着蓬亂的頭髮，雖然帶些憔悴的樣子，然而那帶了酒渦的笑靨，喜咪咪的眼睛，向前直視，左手略略高

抬，右手半向着懷裏，作個彈月琴的樣子。沈國英道：這就是劉太太嗎？沈三玄早已從吳副官口中略略知道了一點消息，便道：她沒有得病的時候，劉將軍就和她反了臉了，她早就不是劉家的人。劉家人誰也不認她，要不，稍微有碗飯吃，家裏怎樣也容留着她，不讓她上瘋人院了。其實，只要讓她順心，她的病就會好的。沈國英將這張相片，拿在手裏，沉吟了一會，因道：猛然一看，不像有病，仔細一看，她這一雙眼睛，向前逼直的看着，那就是有病了。我派人和你一同去，把她接了來，我親眼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個樣子？沈三玄道：瘋人院的規矩，要領病人出來，那是很不容易的。吳副官站在門外，就插嘴道：任憑在什麼地方，有我們宅裏一個電話，沒有不放出來的。沈三玄退後一步，於是又笑着向沈國英請了一個安道：若是我那姪女救好了，我一家人永生永世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沈國英向他微笑道：這倒無須。我並不是對你姪女兒有什麼感情，也不是在北京十幾萬戶人家裏面，單單的憐惜你一家。只因你的姪女，像我一個朋友……說到這裏，覺得以下的話不大好說，就微

笑了一笑。沈三玄怎敢問是什麼原故，口裏連連答應了幾聲。是沈國英向他一揮手道：你跟着我的副官去，先預備衣服鞋襪，明天把他接了來，她的病要是能治，我就找醫生和她治一治，若是不能治，我可只好依然送到瘋人院裏去。沈三玄彎了一彎腰道：是那自然。倒退兩步，就跟着吳副官走了。這個消息傳遍了沈宅，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奇怪的，莫不是主人翁也瘋了，怎麼要接個瘋子女人到家裏來？沈國英的兄長，是沒法勸止這個有權有勢的弟弟，只得打電話給夏總長請他來勸阻。夏雲山也以爲怪，說沈國英是胡鬧，決不許他這樣幹。有了這樣一個波折，要知鳳喜能接出瘋人院與否，下回交代。

第五回 金屋蓄癡花別具妙計 玉人作贗鼎激走情儔

却說，沈國英要把沈鳳喜接回家來看看，夏雲山聽到了這個消息，很是驚異，次日當鳳喜還沒有接來之先，夏雲山就趕到沈國英家來攔阻。一見面，他就笑着嚷道：「我的老弟台，你自己也患了神經病了吧？怎麼要把一個瘋子女人接到家裏來看？」沈國英笑道：「對了，我是有了神經病。但是全世界的人，真不患神經病的，却有幾個？」夏雲山道：「難這你要弄個瘋子作太太？那在閨房裏，也沒有什麼樂趣吧？」沈國英道：「她不過是一種病，並不是一種毒，是病就可以治，治好了病，我再收她做太太，治不好病，我把她當個沒有靈魂的何麗娜，在我面前擺着，也是好的。我只把她當何小姐，就不嫌她病了。他如此說着，夏雲山也無以相難，心想：何以把瘋子當何麗娜？我且看看這個沒有靈魂的何麗娜，究竟是什麼樣子？」於是就陪了沈國英坐着等候。不到一小時，吳副官進來報告，說是把沈鳳喜接來了。沈國英站起身來，笑着向院子裏迎上去，却回過等來向夏雲山笑道：「老實告訴你，我接的是何小姐，你不信，

何小姐來了。那不是說着，手向進院子的那扇花格扇門一指。夏雲山看時，果然是何小姐。只是她穿得很樸素，只穿了一件黑綢的絨袍，頭髮蓬蓬鬆鬆的，臉上白中帶黃，並沒有搽什麼脂粉，好像是生了病的樣子。不過雖然帶幾分病象，然而她却笑嘻嘻的露着兩排白牙。眼睛直朝前面看着，兩個黑眼珠子並不轉動。他是在交際場上，早就認識何小姐了。雖然把她燒了灰，自己也是認得的，這不是何小姐是誰？不過猛然間看到，不免嚇得自己突然向後一縮，若不是看着身前後，站有許多，一定要突然的叫了出來。但是那個何小姐，今天服裝不同了，連態度也不同了。她並不像往日一樣，見人言笑自若，她除了眼睛一直向前，看着別人而外，就是對人嘻嘻的笑着。她後面跟着一個類似下流社會的人物，搶上前一步，對她道：「孩子，你別傻笑了，這是沈統制，你不認識嗎？她兩道眼睛的視線，依然向前，微搖了兩搖頭。」雲夏山這有點疑惑了，怎麼會讓這種人叫何小姐做孩子？於是也就瞪了兩隻眼睛望了她。沈國英走到她的面前，笑道：「你不是叫沈鳳喜嗎？她笑道：對呀，我

叫沈鳳喜呀，樊大爺沒回來嗎？夏雲山這才恍然，所謂沒靈魂的何小姐，那是很對的，原來沈鳳喜的相貌，和何娜麗相像，竟是到了這種地步。沈國英回轉頭來向他笑道：這不是我撒的什麼謊吧？你看這種情形，裝扮起來，和何小姐比賽一下，那不是個樂子嗎？夏雲山還不會去加以批評，沈國英已經掉過臉，又去向沈鳳喜說話了，便道：那個樊大爺？鳳喜笑道：喲！樊大爺你會不認識，就是我們的樊大爺嗎？說畢，將兩隻眼睛，笑咪咪的看了沈國英，跟在她後面，正是沈三玄，就上前一步，拉了她的衣袖道：鳳喜，你不知道嗎？這是沈統制，他老人家的官可就大着啦，鳳喜望了沈國英微笑道：他的官大着啦，樊大爺的官也不小呼。夏雲山問道：怎麼她口口聲聲不離樊大爺？沈國英微笑道：這裏面當然是有些原因。當了她的面，我們暫不必說。於是吩咐僕役們，團團將鳳喜圍住，却叫人引了沈三玄到客廳裏來問話。因問道：她怎麼口口聲聲都叫樊大爺，這樊大爺是誰呢？沈三玄到了現在，實在是走頭無路了，有了這樣一個沈統制和她談和，真是喜從天降，於是就把樊家樹和鳳喜的

關係略微說了一點。沈國英道：「咦！怎麼又是個姓樊的？這個姓樊的是那裏人？」沈三玄道：「是浙江人，他叔叔還是個關監督啦。」沈國英道：「原來還是他。難道他那樣鍾情於何小姐了，好在兩個相貌相同的，他總可以得着一個。」說畢，冷笑了一聲道：「這裏有的是閑房子，收拾出三間，讓你姪女在那裏養病，我相信她的病治得好。她病裏頭鬧不鬧呢？」三玄道：「她不鬧，除非有時唱上幾句。她平常怕見胖子，怕見馬鞭子，怕廳保定口音的人說話，遇到了，她就會哭着讓着，要不然，她老是見着人就笑，見人就問樊大爺，倒沒有別的。她知道挑好吃的東西吃，也知道挑好看的衣服穿。」沈國英昂頭想了一想道：「我們這東跨院裏有幾間房子，很是僻靜的，那就讓她暫時在我這裏住十天半個月再說罷。」說着，向沈三玄望了問道：「你對於我的這種辦法，放心嗎？」三玄見統制望了他，早就退後一步，笑着請了一個安道：「難道在這兒養病，還不比在瘋人院裏，強上幾十萬倍嗎？」沈國英淡淡的一笑道：「一切都看你們的造化。你去罷。」說着，將手一揮，把三玄揮了出去，自己躺在一張躺椅上，把腳架了起來。

順手在茶几上的雪茄煙盒子裏取了一根雪茄，啣在嘴裏，在衣袋裏取出打火機，點着了煙，慢慢的吸着，向半空裏噴出一口烟來，接着還放出淡淡的微笑。夏雲山看見他那逍遙自得的樣子，倒不免望了他發呆許久，才問道：國英，我看你對於這件事，倒像辦的很得意。沈國英口裏噴着烟笑道：那也無所謂，將來你再看看罷。夏雲山正色道：你就要一出口氣，憑你這樣的地位，什麼法子都有，瘋子可不是鬧着玩的。沈國英也一正臉色坐了起來道：你不必多爲我耽心，你再要勸阻我這一件事，我就要拒絕你到我家裏來了。夏雲山雖是一個盟兄，其實任何事件都要請教這位把弟，把弟發了脾氣，他也不敢再說。沈國英既然作動了頭，索興放出手來做去，收拾了三間屋子，將鳳喜安頓在裏面。統制署裏有的是軍醫，派了一個醫官和看護，輪流的去調治。而且給了沈家一筆費用，準許沈大娘和三立隨時進來看鳳喜。沈大娘心想，這樣看起來，還是養姑娘比賽小子的，好，姑娘就是瘋了，現在還有人要她，而且一家人都沾些好處。將來姑娘要是不瘋了，少不了又是沈大人面前。

得寵的姨太太了。從前劉將軍說，要找個姓沈的旅長，做她的乾哥哥，於今不想這一個沈旅長官更大了，還記得起她呢，這可好了。沈大娘自從鳳喜進了瘋人院以後，雖然手邊上還有幾個積蓄，一來怕三玄知道會搶了去，二來是有減無增的錢，也不敢浪用，所以她就在大喜胡同附近，找了一所兩間頭的灰棚屋子住下。三玄依然是天橋鬼混，沈大娘却在家裏隨便做些女工。想到自己年將半百，一點倚靠沒有，將來不知是如何了局。自己的姑娘，現在是瘋在瘋人院裏，難道她就這樣的瘋上一輩子嗎？想到這裏，便是淚如泉湧的流將下來。所以她在苦日子以外，還過着一分傷心的日子。現在鳳喜到了沈國英家，他心裏又舒服了，心想，就是瘋上一輩子我也有飯吃了。因之她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每天都到沈宅跨院裏來探訪姑娘。以沈國英的地位，撥出兩間閑房，去安頓兩個閑人，這也不算什麼。所以在頭一兩天，大家都覺得他弄個瘋子女人在家裏住着有些可怪。過了兩天，大家也就把這事情看得很淡薄了。沈國英也是每天到鳳喜的屋子裏來看上一趟，遲早却不

一定。這天來看鳳喜的時候，恰好是沈大娘也在這裏，只見鳳喜拿了一張包點心的紙，在茶几上折疊着小玩意兒，笑嘻嘻的。沈大娘站在一邊望了她發呆。沈國英進來，她請了個安。沈國英向她搖搖手，讓她別作聲，自己背了兩手，站在房門口望着。鳳喜將紙疊成了個小公雞，兩手擰扯着，那兩個翅膀閃閃作動，笑得格格不斷。沈大娘道：「姑娘，別孩子氣了，沈統制來了。」她對於沈統制三個字，似乎感不到什麼興奮之處，很隨便的回轉臉來看了一看，依然去牽動折疊的小雞。沈國英緩緩走到她面前，將她折的玩物拿掉，然後兩手按住了她的手，放在茶几上，再向她臉上注視着道：「鳳喜，你還不認得我嗎？」鳳喜微偏了頭，向他只是笑。沈國英笑道：「你說，認識不認識我？」你說了，我給糖你吃。鳳喜依然向着他笑，而且雙目注視着他，國英不按住她的手了，在衣服袋裏取出一包糖果來，在她面前一幌，笑道：「這不是你說話鳳喜用很高的嗓音問道：「樊大爺回來了嗎？」她突然用很尖銳的聲音，送到耳鼓裏面來，却不由人不猛然吃上一驚。他雖是個上過戰場的武夫，然而也情不自禁的，

向後退了一步。沈大娘看到這個樣子，連忙搶上前道：「不要緊的，她很斯文的，不會鬧。」沈國英也覺得讓一個女子說着嚇的倒退了，這未免要讓人笑話，便不理會。沈大娘的話，依然上前，執着她一雙手道：「你問的是樊大爺嗎？他是你什麼人？鳳喜笑道：「他呀！他是我的樊大爺呀，你不知道嗎？」說畢，她坐在凳上，一手托了頭，微偏着向外，口裏依舊喃喃的小聲唱着。雖然聽不出來唱的是些什麼詞句，然而聽那音調，可以聽得出來是四季相思調子，便向沈大娘點點頭，把她叫出房門外來，低聲問道：「以前姓樊的，很愛聽她唱這個曲子嗎？」沈大娘皺了眉，低聲道：「可不是。您修好，別理她這個岔兒，一提到了姓樊的，她就會哭着鬧着不歇的。」沈國英想了一想，道：「姓樊的現時在北京，你知道嗎？」沈大娘道：「唉！不瞞您說，自己的姑娘不好，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求人家了。您在她面前，千萬可別提到他。」沈國英道：「難道這個姓樊的他就不再來看你們了嗎？」沈大娘却只歎了一口氣。沈國英看她這情形，當然也是有難言之隱，一個無知識的婦女，在失意而又驚嚇之後，和她說這些也是無用，於是也

就不談了。他這樣沉吟的時候，忽聽得窗戶裏面，嬌柔婉轉唱了一句出來，正是四季想思中的幾句，才郎一去常常在外鄉……可憐奴哇瘦得不像人模樣……樊大爺回來了嗎？沈國英聽了這話，真不由心裏一動，連忙跨進房來一看，只見鳳喜兩手按了茶几，瞪了大眼睛向窗子外面看着。她聽了脚步響，回轉頭來看着，便笑嘻嘻的望了沈國英，定了眼珠子不轉。沈國英笑着和她點了幾點頭，有一句話正想說出來，她立刻就問出來道：樊大爺回來了嗎？沈國英把這句話聽慣了，已不是初聽那樣的刺耳，便道：樊大爺快回來了。他以為這樣一句平常的話，不料却偏偏引起她重重的注意，搶上前一步，拉了沈國英的手，跳起來道：樊大爺回來了嗎？他不回來的，他不回來的，他笑我，他挖苦我，他騙我上戲館子聽戲把我圈起來了，他……說着說着，她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伏在桌子上，又跳又哭。沈國英這可沒有了辦法，望了她不知所云，沈大娘走向前，將她摟在懷裏，兒子寶寶，摸着拍着，用好言安慰了一陣。她先還哭着，樊大爺長樊大爺短，足足鬧了二三十分鐘，方才停止。沈

國英這算領教了，樊大爺這句話却是答復不得的。次日，鳳喜躺在床上，却沒有起來，據醫生說，她的心臟衰弱過甚，應該要好好修養幾天，才能恢復元狀。沈國英這更知道是不能撩撥她，只有一點兒也不讓她受刺激，自由自便的過活着下去了。這樣的過了一個月之久，已是臘盡春回，鳳喜的脾氣，不但醫生看護知道，聽差們知道，就是沈國英也知道，所以大家都讓她好好的在房子裏一人調養，並不去挑撥她的脾氣，因之她除了見人就笑，見人就問樊大爺，倒也並沒有別的舉動。沈國英看她的精神，漸漸有些鎮靜了，於是照着何麗娜常穿出來的幾套衣飾，照樣和鳳喜做了幾套。不但衣飾而已，何麗娜耳朵上垂的一對翠玉耳墜子，何麗娜身上的那件灰背大衣，一齊都替鳳喜預備好。星期日，沈國英在家裏大請一回客，其間有十之七八，都認得何小姐的。在大客廳裏，酒席半酣，一個聽差來報告，姨太太回來了。沈國英笑着向聽差道：讓她到這裏來和大家見見罷。聽差答應着一個是去了。不多一會兒，兩個聽差，緊緊的跟着鳳喜走了進來。客廳裏兩桌席面，男女不

下三十人，一見之下，都不由吃了一驚，何總長的小姐，幾時嫁了沈國英作姨太太？鳳喜穿了紫絨的旗袍，灰鼠的大衣，打扮了一身新，正是高興的，了不得，精神上略微有點清楚。聽差又再三的叮囑，讓她見人一鞠躬，千萬別言語，回頭多多的給你水果吃。鳳喜也就信了，因之並不大聲疾呼，站在客廳外，老遠的就向人行行了個鞠躬禮。沈國英站了起來，笑道：這是小妾，讓她來斟一巡酒罷。大家那裏肯？同聲推謝。沈國英手向鳳喜一揮道：你進去罷。於是兩個聽差，扶了鳳喜進去。在座的人，這時心裏就希罕大了，那分明是何小姐，不但臉貌對，就是身上穿的衣服，也是何小姐平常喜歡穿的，不是她是誰？沈國英也好像故意要賣弄一手，所以讓她到酒席筵前來。不然，一個姨太太由外面回家，有在宴會上報告之必要嗎？而且聽差也是不敢呀。大家如此揣想，奇怪上加上一道奇怪，以爲何廉熱衷作官，所以對沈國英加倍的聯絡，將他的小姐，屈居了作如夫人，怪不得最近交際場上，不見其人了。這個消息傳到何廉耳朵裏去了，氣得死去活來，仔細一打聽，才知道那天沈國英將如

夫人引出和大家相見，雖是真的，但是他並沒有說如夫人姓何，也沒有說如夫人叫麗娜，別人要說是何小姐，與沈國英有什麼相干，前次麗娜也說過有個女子和她相貌相同，也許沈國英就是把這個人討去了。而且有人說，這個女子是個瘋子，一度做過劉將軍的妾，更可以知道沈國英將她賣弄出來，是有意要侮辱自己的姑娘。只是抓不着人家的錯處，不能去質問他。因為他討一個和何小姐相貌相同的人作妾，將妾與來賓相見，這並不能算是侮辱行爲的。何廉吃了這一個大虧，就打電話把何麗娜叫回來。這時家樹放寒假之後也住在西山，就一同回來。何麗娜知道這件事，倒笑嘻嘻的說：那才氣我不着呀，真者自真，假者自假。要證明這件事，我一出面，不用聲明，事情就大白了，他那叫瞎費心機，我才不氣呢？可是家樹聽說鳳喜又嫁了沈統制，以爲她的瘋病好了。覺得這個女子實在沒有人格，一嫁再嫁，還是作那軍閥之奴，自己原還有愛惜她三分的意思，如今是只有可恨與可恥了。當他在何家聽得這消息的時候，沒有什麼表示，及至回到陶伯和家來，只推頭暈，

就躺在書房裏不肯起來。到了這天晚上，何麗娜聽說他有病，就特意到書房來看病。家樹手上拿了一本老版唐詩，躺在睡榻上，看下去，何麗娜挨着他身邊坐下，順手接過書來一翻，笑道：「你還有功夫看這種文章嗎？」家樹歎了口氣道：「我心裏煩悶不過，借這個來解解悶，其實書上說的是些什麼，我全不知道。」何麗娜笑道：「你爲什麼這樣子煩悶？」據我想，一定是爲了沈鳳喜。她……家樹一個翻身坐了起來，連忙將手向她手上一按，皺了眉道：「不要提到這件事了。」何麗娜笑道：「我怎能不提？我正爲這個事來和你商量呢。」說着，在身上掏兩張字紙，交給他道：「你瞧瞧，我這樣措詞很妥當嗎？」家樹接了字紙看時，何麗娜却兩手抱了膝蓋，斜着看家樹的臉色，是很平和的，就向着他嘻嘻的笑了起來。家樹看完了稿子，也望了何麗娜，二人噗嗤一笑，就擁擠到一處坐着了。到了次日，各大報上，却登了兩則啓事，引起了社會上不少的人注意。那啓事是：

樊家樹

訂婚啓事

家樹麗娜，以友誼日深，愛好愈篤，茲雙方稟明家長訂爲終身伴侶，凡諸親友，統此奉告。

何麗娜

何麗娜啓事

麗娜現已與樊君家樹訂婚，彼此以俱在青年，歲月未容閑度，相約訂婚之後，即日同赴歐洲求學。芸窗舊課，喜得重溫，舞榭芳塵，實已久絕。縱有陽虎同貌之奇聞，實益曾參殺人之惡耗，特此奉聞諸維

朗照

這兩則啓事，在報上登過之後，社會上少不得又是一番哄動，樊何二人較爲親密的朋友，都紛紛的預備和他二人餞行。但是樊何二人，對於這些應酬，一齊謝絕，有一個月之久，才兩三天和人見一面。大家也捉摸不定他們的行蹤。最後，有上十天不見，才知道已經出洋了。樊何一走，這裏剩下了二沈，這局面又一變了，要知道這個瘋女的結局如何，下面交代。

第六回 借着論孤軍良朋下拜 解衣示舊創俠女重來

光陰是箭一般的過去，轉眼便是四年了。這四年裏面，樊家樹和何麗娜在德國留學，不曾回來。沈國英後來又參加過兩次內戰，最後，他已解除了兵權，在北平做寓公。因為這時的政治重心，已移到了南京，北京改了北平了。只是有一件奇怪的事，便是鳳喜依然住在沈家。她的瘋病雖然沒有好，但是她絕對不哭，絕對不鬧了。只是笑，笑嘻嘻的，低了頭坐着，偶然抬起頭來問人一句：樊大爺回來了嗎？沈國英看了她這樣子，覺得她是更可憐，由憐的一念慢慢的就坐了愛情，心裏是更急於的要把喜鳳的病來治好。她經了這樣悠久的歲月，已經認得了沈國英，每當沈國英走進屋子來的時候，她會站起來笑着說：您來啦。沈統制去的時候，她也會說聲明兒個見。沈國英每當屋子裏沒有人的時候，便拉了她在一處坐着，用很柔和時聲音向她道：鳳喜，你不能想清楚以前的事，慢慢醒過來嗎？鳳喜却是笑嘻嘻的，反問他道：我這是作夢嗎？我沒睡呀。沈國英有時將大鼓三絃搬到她面前，問道：你記得唱

過大鼓書嗎？她有時也就想起一點，將鼓撲抱在懷裏，沉頭靜思，然而想不多久，立刻笑起來，說是一個大傻瓜。沈國英有時讓她穿起女學生的衣服，讓她夾了書包，問她當過女學生嗎？她一看見鏡子裏的影子，她哈哈大笑，指着鏡子裏說那個女學生學我走路，學我說話，真淘氣。類於此的事情，沈國英把法子都試驗過了，然而她總是醒不過來。沈國英種種的心血都用盡了，她總是不接受。他也只好自歎一句道：沈鳳喜，我總算對得住你，事到如今我總算白疼了你，因為我這樣的愛你，是沒有法子讓你了解的了。他如此想着，也把喚醒鳳喜的計劃，漸漸拋開。有一天，由湯山洗澡回來，在汽車上看見一個舊部李永勝團長，在大路上走着。連忙停住了汽車，下車來招呼，李團長穿的是呢質短衣，外罩呢大衣，在春潮料峭的曠野裏，似乎有些不勝寒縮的樣子。便問道：李團長，多年不見了，你好嗎？李永勝向他週身看了一遍，笑答道：沈統制比我的顏色好多了，我怎能够您像那樣享福一天，唉！這話又說回來了，在這個國亡家破的年頭兒，當軍人的，也不該想着享什麼福。沈國英

看他臉色，黑裏透紫，現着是從風塵中來，便道：你又在那裏當差事？李永勝笑道：差事可是差事，賣命不拿錢。沈國英道：我早就想破了，國家養了一二百萬軍隊，那有這些錢發餉，咱們當軍人的，也該別尋生路，別要國家養活着了。你就是幹，國家發不出餉來，也幹得沒有意思。李永勝笑道：您以爲我還在關裏啦？沈國英吃了一驚的樣子，回頭看了一眼，低聲道：老兄，台着麼着？你在關外混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你怎麼跟之國奴後面去幹，說怎，將臉色沉了一沉。李永勝笑道：這樣說，您還有咱們共事時候的那股子勁。老實告訴您，我在義勇軍裏面混啦。這裏有義勇軍一個機關，我有事剛在這裏接頭來着。說着，向路外一個村子裏一指。沈國英和他握了手，笑道：對不住，對不住，我說錯了話啦。究竟還是我們十八旅的人有種，算沒白吃國家的糧餉。你怎麼不坐車，也不騎頭牲口？李永勝笑道：我的老上司，我們幹義勇軍是種秘密生活，能够少讓敵人知道一點，就少讓敵人知道一點，那樣大搖大擺的來來去去作什麼？沈國英笑道：好極了，現在回城去，不怕人注意，你上我的車子。

到我家裏去，我們慢慢的談一談罷。李永勝也是盛情難却，就上了車子，和他一路到家裏來。沈國英將他引到密室裏坐着，把僕從都禁絕了，然後向李永勝笑道：老兄台，我混得不如你呀，你倒是爲國爲民能作一番事業。李永勝坐在他對面，用手搔了頭髮，向着他微微一笑道：我這個事，也不算什麼爲國爲民，只是吃了國家一二十年的糧餉，現在替國家還這二十年的舊賬。沈國英兩手撐了桌沿，昂了頭望着天道：你比我吃的國家糧餉少，你都是這樣說，像我身爲統制的人，還在北京城裏享福，豈不要差死嗎？李永勝道：這是人人可做的事呀，只要沈統制有這分勇氣，我們關外有的是弟兄們，歡迎你去當總司令總指揮。只是有一層，我們沒錢，也沒有子彈。吃喝是求老百姓幫助，子彈是搶敵人的，沒有子彈的時候，我們只憑肉搏和敵人拚命。這種苦事，沈統制肯幹嗎？說時，笑着望了他，只管搔自己的頭髮。沈國英皺了眉，依舊昂着頭沉思，很久才道：我覺得不是個辦法。李永勝看他那樣子，這話就不好向下說，只淡淡的一笑。沈國英道：你以爲我怕死不願幹嗎？我不是那樣

說，我不幹則已，一幹就要轟轟烈烈的驚動天下，沒有錢還自可說，沒有子彈，那可不行。李永勝看他的神情態度，不像是說假話，便道：依着沈統制呢？沈國英道：子彈這種東西，並不是花錢買不到的，我想假使讓我帶一枝義勇軍人的多少，倒不成問題，子彈必定要充足。李永勝突然站起來道：沈統制這樣說起來，你有法子籌得出錢嗎？沈國英道：我不敢說有十分把握，我願替你借箸一籌，出來辦一辦。李永勝也不說什麼，突然的跪下地去，朝着他正正端端的磕了三個頭，嚇得沈國英倒退一步，連忙將他攙扶起來。問道：老兄台，你爲什麼行這樣重的大禮，我真是敢當。李永勝起來道：老實說，不是我向你磕頭，是替我一千五百名弟兄向你磕頭。他們是敵人最怕的一枝軍隊，三個月以來，在錦西一帶造成了不少的功績，只是現在缺了子彈，失掉了活動力。再要沒有子彈接濟，不是被敵人看破，殺得同歸於盡，也是大家心灰氣短，四處分散。我們的總指揮派了我和副指揮到北平來籌款籌子彈。無如這裏是求助的太多，一個一個的來接濟，攤到我們頭上，恐怕要在三個月

之後。爲了這個，我是非常之找急。沈統制若是能和我們想個兩三萬塊錢，讓我們把軍械補充一下，不但這一路兵有救，就是對於國家，也有不少的好處。沈統制，我相信你不是想不出這個法子的人，爲了國家：：說到這四個字，他又朝着沈國英跪了下去。沈國英怕他又磕頭，搶向前一步，兩手將他抱住，拖了起來道：我的天，有話你只管說，老是這個樣子對付我，你不是叫我要我，你是打我罵我了。李永勝道：對不住，請你原諒我，我是急糊塗了。沈國英笑道：要我幫你一點忙，也未嘗不可以，就是義勇軍真正的內容我有些不知道。請你把關外義勇軍詳細的情形，告訴我一點，我向別人去籌款子人家問起來了，我也好把話去對答人家。李永勝道：你要知道那些詳細的情形，不如讓我引你和我們副指揮談一談，你見了她，你就相信我的話不假了。我說明了，你也許要詫異一下子，我們這副指揮，不是男人，是個二十一二的姑娘。沈國英道：我常聽說義勇軍裏面有婦女，於今看起來，這話倒不會是假的。李永勝道：這話不用多辯，我明天帶了我的副指揮和你來見面，你就

相信了只是有一層她的行踪很守秘密的你要見她，請你單獨的定下內容廳會她，我明天下午四點鐘以後，帶了她來。也許你見了她認識她。因爲她這個人，不但是在當義勇軍，以前在北京，她就做過一番轟轟烈烈的舉動。沈國英道：你這話就越說越奇怪了。怎麼我會認識她？在北京的幾個交際之花，我差不多都認識，她們只會穿了光亮的鞋子，到北京館店去跳舞，那裏能到關外去當義勇軍？李永勝想了一想，微笑道：這個都不必研究，我明天把她帶了來，和沈統制一見，沈統制也許就明白了。沈國英道：好！就是這麼辦，我明天在家裏等她。現在各報上，老是登着什麼現代之花木蘭。對於這一點，我有些疑惑言之過甚，我倒要看看，現代花木蘭，究竟有沒有這種人？李永勝笑道：這種人究竟有是沒有，明天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證明了，我也不必多說。只請你叮囑門房一聲，明天，我來的時候，不必要我通名片。那道手續，讓我一直進來就是了。沈國英道：不！我簡直在大門口等着，你一來，我就帶着向裏行。李永勝也不再打話，站起來和他握了一握手，笑道：明天此時，我們大

門口相見說畢，逕直的就走了。沈國英送着到了大門口，自己一人低頭想着向裏走，奇怪，李永勝這個人有這股血性，倒去當了義勇軍？我是他的上司，倒碌碌無所表見！正這樣走着，猛然聽到一種很尖銳的聲音，在耳朵邊叫道：樊大爺回來了嗎？他看時，鳳喜站在一叢花樹後面，身子一閃，跑到一邊去了。自己這才明白，因為心中在想心事，糊裏糊塗的，不覺跑到了跨院裏來，已經是鳳喜的屋子外面了。因追到鳳喜身邊，望了她道：你爲什麼跑到院子裏來，伺候你的老媽子呢？鳳喜抬了肩膀，格格的笑了起來。沈國英握了她一隻手，將她牽到屋子裏去，她也就笑了跟着進來，並不違抗。伺候她的兩個老媽子都在屋裏，並沒有走開。沈國英道：兩人都在屋裏，怎麼會讓她跑出去了？老媽子道：我們怎麼攔得住她呢？真把她攔住不讓走，她會發急的。沈國英道：這話我不相信。你們在屋子裏的人都攔不住她，爲什麼我在門外，一拉就把她拉進來了呢？老媽子道：統制，你有些不明白。我們這些人，在她面前，轉來轉去，她都不留意，只有你來了，她認得清楚，所以你說什麼，她都肯聽。

沈國英聽了這話，心中不免一動，心想：這真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了。這樣子做下去，也許我一番心血，不曾白費。因拉着鳳喜的手，向她笑道：你真認得我嗎？鳳喜笑着點了點頭，將一個食指，放在嘴裏咬着，眼皮向他一撩，微笑道：我認得你，你也姓沈。沈國英道：對了，你像這樣說話，不就是好人嗎？鳳喜道：好人？你以爲我是壞人嗎？她如此說時，不免將一雙眼珠橫着看人。兩個老媽子，趕快向沈國英丟着眼色，拉了鳳喜便走，口裏連道：有好些個糖擺在那裏，吃糖去罷。說時，回過頭來，又向沈國英努嘴。他倒有些明白，這一定是鳳喜的瘋病，又要發作，所以女僕招呼閃開，自己歎了一口氣，也就走回自己院子裏來了。當他走到自己院子裏來的時候，忽然想起李永勝說的那番話，心想：我這人，究竟有些傻，當這樣國難臨頭的時候，要我們軍人去作的車很多，我爲什麼戀戀於一個瘋了五年的婦人？我有這種精神，不會用到軍事上去，作一個軍事新發明嗎？這樣一轉，他真個又移轉到義勇軍這個問題上去設想了。到了次日，他接着昨天相約的時候，親自站在大門口，等候貴客光

臨。但是汽車馬車人力車行路的人，來往不斷的在門口過着，却並沒有李永勝和一個女子同來。頭人是最會感到時間延長的，沈國英等了許久許久，依然不見李永勝到來，這便有些心灰意懶，大概李永勝昨天所說，都是瞎謔的話，有些靠不住的。他正要掉轉身向裏走，只見一輛八成舊的破騾車，藍布蓬子都變成了灰白色了，一頭椶色騾子拉着，一直向大門裏走，那個騾車夫，帶了一頂破毡帽，一直蓋到眉毛上來，低了頭，而且還半偏了身子，看不清是怎樣一個人。沈國英搶上前攔住了騾頭，車子可就拉到了外院，喝道：這是我們家裏，你怎麼也不招呼一聲，就往裏闖。那車夫由騾車上跳了下來，用手將毡帽一掀，向他一笑，出其不意的，倒嚇沈國英一跳，這不是別人，正是李永勝，不覺咦了一聲道：你扮的眞像，你在那裏找來的。這一件藍布袍子和布鞋布襪子，還有你手裏這根鞭子……李永勝並不理會他的話，手帶了韁繩，把車子又向裏院擺了一擺，沈國英道：老李，你打算把這車還望那裏拉？李永勝道：你不是叫我請一位客來嗎？人家是不願意在大門外下車的。

沈國英還不曾答話，就有人在車蓬裏答應着道：「不要緊的，隨便在什麼地方下車都可以。說着話時，一個穿學學制服的少年跳下車來。但是他雖穿着男學生的制服，臉上却帶有一些女子的狀態，說話的聲音，可是尖銳得很，看她的年紀，約在二十以上，然而他的身材，却是很矮小，不像一個男子。」沈國英正怔住了，要向他說什麼，他已經取下了頭上的帽子，笑着向沈國英一個鞠躬，笑道：「沈統制，我來得冒昧一點吧？這幾句話，完全是女子的口音，而且他頭上散出一頭黑髮。」沈國英望了李永勝道：「這位是……」李永勝很笑道：「這就是我們的副指揮，關秀姑女士。」沈國英聽到心裏，不由自己發生了一個疑問道：「關秀姑？這個名字太熟，在那裏聽到過。」關秀姑向他笑道：「我們到那裏談話？」沈國英見她毫無羞澀，態，倒也爲之慨然無忌，立刻就把關李二人引到內客廳裏來。分賓主坐下了，秀姑首先道：「沈先生，我今天來，有兩件事，一件是爲公，一件是爲私。我們先談公事，我們這一路義勇軍前後十八次，截斷僞奉山路，子彈完了，弟兄們也散去不少，現在想籌一寫款子買子彈。這

子彈在關外買，我們有個來源，價錢是非常的貴，至低的價錢，要八毛一粒，貴的貴到一塊二毛，兩三萬塊錢的子彈，不够打一仗的。最好是關裏能接濟我們的子彈，不能接濟我們的子彈，多接濟我們的錢也可以。沈先生是個少年英雄，是個愛國軍人，又是在政治上佔過重要地位的，對於我的要求，我敢大胆說一句，是義不容辭。而且也是辦得到的。所以我一聽李團長的話，我立刻就來拜訪。沈統制不是不知道我們詳細的情形嗎？我們造有表冊，可以請看。只是這東西也可以假造的。要證據。我身上倒現成。說着她將右手的袖子向上一捲，露出圓藕似的手臂，正中却有一塊大疤痕。沈國英是個軍人，她當然認得，乃是子彈創痕。她放下袖子，抬起一隻右腳，放在椅子擋上，捲起褲腳，又露去一隻玉腿來，腿肚子上，也是一個挺大的疤痕。沈國英看她臉上，黑黑的，滿面風塵，現在看她的手臂和腿，却是其白如雪，其嫩如酥，實在是個有青春之美的少女。他這樣的老作遐思，秀姑却是坦然無事的，放下褲腳來，笑向沈國英道：這不是可以假造出來的。不過沈統制再要知道詳細，

最好是跟了到我們前線去看看。你肯去嗎？說時，淡淡的笑着看人。沈國英見她說話那樣旁若無人的樣子，心裏不由得受了很大的衝動，突然站起來，將掉子一拍道：「女士這樣說，我相信了。只是我沈國英好慚愧。我當軍人，做到師長以上，並沒有掛過一回彩，倒不如關女士掛了彩又掛彩，不愧軍人本色。關女士深閨弱女，都能捨死忘生替國家去爭人格，難道我就不能爲國出力嗎？好，多話不用說，我就陪你到關外去看一趟，假使我找得着一個機會，幾萬粒子彈，也許可以籌得出來。秀姑猛然伸了手，向他一握道：「這就好極了。只要沈先生肯給我們籌劃子彈，我們就一個錢不要。沈國英道：「假使子彈可以到手，我們要怎樣的運送到前方去呢？秀姑道：「這個你不必顧慮，只要有子彈，我們就有法子送到前方去。現在公事算談着有點眉目了，咱們可以來談私事了。沈國英想着，我們有什麼事呢？這可奇了。要知她說出什麼私事來，下回交代。」

張恨水著

本書每日刊載新聞報新
園林內容豐富詞句清晰
情節與妙敘事簡括深能

太平花

引起讀者的贊美本社已
請原著人重加修飾即刊
印單行本以饜讀者之望

三友書社出版預告

第七回 伏櫪起雄心，傾家購彈 登樓記舊事，驚夢投懷

却說關秀姑說是有私事要和沈國英交涉，他倒吃了一驚，自己與這位女士素無來往，那有什麼私事要交涉？當時望了秀姑，却說不出話來。秀姑微微一笑道：「沈統制，你得謝謝我呀！四年前你們惱恨那個劉將軍，常常和你們搗亂，你們沒法子對付他，那個人可是我給你們除掉的呀，說畢，眉毛一揚，又笑道：『要是劉將軍不死，也許你們後來不能那樣得意呢。』」沈統制頭一昂道：「哦，是了，我說您的大名，我很熟呢，那次政變以後，外邊沸沸揚揚的傳說着，那說是姓關的父女兩個幹的，原來就是關女士。老實說，那次政變，倒也幸得是北京先除劉巡閱使的內應。可是那些佔着便宜的人，現在死的死了，走的走了，要算這一筆舊帳，也無從算起。」秀姑微笑搖了兩搖頭道：「您錯了，你們升官發財，你們升官發財去，我管不着，而且那回我把劉德柱殺了，我是爲了我的私事，與你們不相干。可是說着與你們不相干不是，仔細說起來，與您又有點兒關係。」沈國英道：「關女士說這話，我可有些糊塗。」秀姑微笑道：「您

府上，到現在爲止，不是還關着一個瘋子女人嗎？我是爲了她。現在，我要求你，讓我看看她。沈國英道：你是爲了她？說時，站起來望着秀姑，沉吟着道：不錯，她是劉德柱的如夫人，以前很受虐待的，這與關女士何干？秀姑微笑道：您對這件事，原來也是不大明白的，這可怪了。沈國英看看李永勝，有一句話想問，又不便問，望了只是沉吟着。李永勝倒有些情不自禁。關於秀姑行刺劉將軍的事，關壽峯覺得是他女兒得意之筆，在關外和李永勝一處的時候，源源本本，常是提到，只有秀姑對家樹亦曾鍾情的事，沒有說起。這是李永勝也就將關壽峯所告訴的話，完全說了出來。沈國英一拍手道：原來關女士和鳳喜還是很好的姊妹們，這就好極了，我們立刻引關女士見她，她現在有時有些清醒，也許認得你的。秀姑搖了一搖頭道：不，我這個樣子去見她，她還以爲是來了一個大兵呢。驛車上，我帶有一包衣服，請你借間屋子，我換一換，我很忙，在家裏來不及換衣服就來了。沈國英連說有有。便在上房裏叫了個老媽子就出來，叫她拿了驛車上的衣包，帶着關秀姑去換衣服。半個鐘頭

以後，秀姑換了女子的長衣服出來，咬了下唇，微微的笑。沈國英笑道：「關女士男裝，還不能十分相像，這一改起女裝來，眉宇之間，倒有三分英雄之氣。」秀姑並不說什麼，只是微笑着。沈國英看她雖不是落落難合，却也不肯對人隨聲附和，不便多說話，便引了她和李永勝，一路到鳳喜養病的屋子裏來。這天恰是沈大娘來和鳳喜送換洗的衣服，見關秀姑來了，不由呀的一聲迎上前來，執着她的手，叫道：「大姑娘，您好哇？多年不見啦。」秀姑道：「好，我瞧我們妹妹來了。」她口裏如此說着，眼睛早是射到屋子裏。他見鳳喜長的更豐秀些了，坐在一張小鐵床上，懷裏摟了個枕頭。她並不顧到懷裏的東西，微偏了頭，斜了眼光，只管瞧着進來的人。秀姑遠遠的站住，向她點了兩個頭，又和她招了兩招手。她看了許久，將枕頭一拋，跳上前來，握了秀姑的手，道：「您是關大姐呀！另一隻手却伸出來摸着秀姑的臉，笑道：「你真是關大姐？這不是作夢？」秀姑笑着點頭道：「誰說作夢呢？你現在明白了嗎？」鳳喜道：「樊大爺回來了嗎？」秀姑道：「他回來了，你醒醒罷。」鳳喜的手執了秀姑的手，哇的一聲哭。

出來了。沈大娘搶上前，分開她的手，用手撫着她的脊梁道：「孩子，人家沒有忘記你，特意來看你，你放明白一點，別見人就鬧呀？鳳喜一哭之後，却是忍不住哭聲，又跳又嚷，鬧個不了。沈大娘和兩個老媽子，好不容易連勸帶騙，才把她按到床上躺下了。秀姑站在屋子裏，儘管望着鳳喜，倒不免呆了。沈國英便催鳳喜出來，又把沈大娘叫着，一同到客廳裏坐。因指着秀姑向沈大娘道：「這位姑娘了不得，她父女倆帶了幾千人在關外當義勇軍，爲國家報仇，我看見她這樣有勇氣，我自己很慚愧，決計把家財不要，買了子彈，親自送到關外去。這樣一來，我這個家是我兄嫂的了，你的閨女，就不能再在我這裏養病。但是不在我這裏養病，又把她送進瘋人院不成？我和醫生研究了許多次，覺得她還不是完全沒有知識，斷定了她瘋病是什麼情形而起的，我們還用那個情節，再逼引她一回。這一回逼得好，也許就把她叫醒過來了。不好呢，讓她還是這樣瘋着，倒沒有什麼關係。就怕的是激刺很了，會把她引出什麼差錯來，我和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放手讓我去做。」沈大娘道：「我有什麼不

能放手呢？養活着這樣一個瘋子，什麼全不知道，也就死了大半個啦。憑她的造化，治好了她的病，我也好沾她一些光。治不好她的病，就是死了那也是命該如此。有什麼可說的呢？沈國英道：今天聽這住李團長所說，鳳喜發瘋的那一天，關女士是親眼看見的，因為劉德柱打了她，又逼她唱。老媽子又說，他從前打死過一個姨太太。所以她又氣又緊又害怕，成了這個瘋病。若是原因如此，這就很好辦啦。劉德柱以先住的那個房子，現在正空着那裏。有關女士在這裏，那臥房上下幾間屋子，是怎樣的情形，關女士一定還記得。就請關女士出來指點指點，照以前那樣的佈置法子，再佈置一番，就等她睡覺的時候，悄悄的把她搬到那新屋子裏去住下。我手下有一個副官，長得倒有幾分像劉將軍，雖然眉毛淡些，沒有鬍子，這個都可以假裝。到了那天讓他裝做劉將軍的樣子，拿鞭子抽她，回頭再讓關女士裝成當日的樣子，和他一講情，活靈活現，情景逼真，也許她就真個醒過來了。秀姑笑道：這個法子倒是好，那天的事情，我受了那印象太深，現在一閉眼睛，完全想得起來，就讓我

帶人去佈置。沈國英道：那簡直好極了，諸事就仰仗關女士。說着，拱了一拱手。秀姑對沈大娘道：大嬸你先回去，回頭我再來看您。沈國英看這情形，料着秀姑還有什麼話說，就打發沈大娘走開。秀姑突然的站起，望了沈國英道：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假使鳳喜的病好了，你還能跟着我們到關外去嗎？沈國英道：那是什麼話？救國大事，我豈能爲了一個女子把它中止了。總而言之，她醒了也好，她死了也好，我就是這樣做一回，二位定了那天走，我決不耽誤。不瞞二位說，我做了這多年的官，手上大概有十幾萬圓。除了在北京置的不動產而外，在銀行裏還存有八萬塊錢。我一個孤人，儘可自謀生活，要多錢何用？除了留下兩萬塊錢而外，其餘的六萬塊錢，我決計一齊提出來，用五萬塊錢替你們買子彈，一萬塊錢替你們買藥品。當軍事領袖的人，買軍火總是內行。天津方面，我還有兩條買軍火的路子，今天我就搭夜車上天津，如果找着了舊路的話，我付下定錢，就把子彈買好。等我回來，將合同交給看你們，那麼，不問我跟不跟你們去，你們都可以放心了。說着，微笑了一笑道：老實

說我傾家蕩產幫助你們，我自己不去看看，也是不放心的，你不要我去，我還要去的呢。我的錢買的子彈，我不能全給人家去放，我自己也得放出去幾粒呢。秀姑道：好哇！我明天什麼時候來等你的回信？沈國英道：我既然答應了，走得越快越好，我一面派人和關女士到劉將軍家舊址去佈置，我一面上天津辦事。我無論明天回來不回來，隨時有電話向家裏報告。秀姑向李永勝笑道：這位沈先生的話，太痛快了，我沒有什麼話說，就是照辦。李團長，你看怎麼樣？李永勝笑說：這件事，總算我沒有白介紹，我更沒有什麼話說，心裏這分兒痛快，只有跟着瞧熱鬧的哇。沈國英叫了一個老聽差來，當着秀姑的面，吩咐一頓，叫他聽了秀姑的指揮，明天到劉家舊址佈置一切好。在那裏乃是一所空房子，房東又是熟人，要怎樣佈置，都是不成問題的，老聽差雖然覺得主人這種吩咐，有些奇怪，但是看到他那樣鄭重的說着，也就不敢贊一詞，答應着退下去了。秀姑依然換好了男子的制服，向沈國英笑道：我的住址沒有一定……沈國英道：我也不打聽你的住址，你明天到我這裏來，帶了聽

差去就是了。秀姑比齊腳跟站定了，挺着胸向他行了個舉手禮，再作個向後轉式。就和李永勝逕直的走出去了。這天晚上，沈國英果然就到天津去了。天津租界上，有一種秘密經售軍火的外國人，由民國二三年起，直到現在為止，始終是在一種地方坐莊。中國連年的內亂，大概他們的功勞居多，所以在中國久事內戰的軍人，都與他們有些淵源可尋。沈國英這晚上到了天津，找着賣軍火的人，一說就成功。次日下午，就坐火車回來了。他辦得快北平這邊秀姑佈置劉家舊址，也辦得不緩。到了晚半天，大致也就妥當了，大家見面一談，都非常之高興。次日下午，沈國英等着鳳喜睡着了，用一輛轎式汽車，放下車簾，將鳳喜悄悄的搬上車，送到劉家。到了那裏，將一領斗篷，把他兜頭一蓋，送到當日住的樓上去。屋子裏電燈，點着一盞光亮極小的燈，外桌着一個深綠色的紗罩，照着屋子裏，陰陰暗暗。鳳喜被人再三搬抬着，已經醒了一到屋子裏，看看各種佈置，好像有些吃驚，用手扶了頭，閉着眼睛想了一想，又重睜開來。再一看時，是然不錯，銅床，紗帳，錦被，窗紗，一切的東西都是

自己曾享受過的。看看這屋子裏並沒有第二個人，又沒有法子去問人，彷彿自做過這樣一個夢，現在是重新到這夢裏來了。待要走出門去時，房門又緊緊的扣着，掀開一角窗紗向外一看，呵！啣！是一個寬的樓廊，自己也曾到過的。正如此疑惑着，忽聽得秀姑在樓梯上高聲叫道：將軍回來了。鳳喜聽了這話，心裏不覺一驚，不多一會，房門開了，兩個老媽子進來，板着臉色說道：將軍由天津回來了，請太太去有話說，鳳喜情不自禁的就跟了她們出來。走到劉將軍屋子裏，只見劉將軍滿臉的怒容，操了一口保定音道：我問你，你一個人今天偷到先農壇去作什麼？鳳喜還不會答話，劉將軍將桌子一拍，指着她罵道：好哇！我這樣待你，你倒要我當王八，我不教訓教訓你，你也不知道我的厲害！你瞧，這是什麼？說着，手向牆上一指，鳳喜看時，却是一根籐鞭子。這根籐鞭子，她如何不認得，哇的一聲，叫了起來。劉將軍更不打話，一跳上前，將籐鞭子取到手上，照定鳳喜身邊，就直揮過來。雖然不會打着她，這一鞭子打在鳳喜身邊一張椅子上，就是拍的一下響。鳳喜張大了嘴，哇哇的亂

叫，看到身邊一張桌子，就向下面一縮，她不縮下去猶可，一縮下去之後，劉將軍的氣就大了，拿了鞭子，照定桌子腳，就拚命的狂抽。鳳喜嚇得縮着一團，只叫救命。這時，秀姑走了進來，搶了上前，兩手將劉將軍的手臂抱住，問他道：將軍，你有話，只管慢慢的問她，把她打死了，問不出所以來，也是枉然。鳳喜縮在桌子底下，大聲哭叫着道：關大姐救命呀！關大姐救命呀！秀姑聽她說話，已經和平常人無二，就在桌子底下，將她拖了出來。她一出來之後，立刻藏到秀姑懷裏，只管嚷道：大姐，不得了啦，你救救我啦，我遍身都是傷。秀姑帶拖帶擁，把她送到自己屋子裏去，電燈大亮，照着屋子裏一切的東西，清清楚楚。鳳喜藏在秀姑懷裏，讓她摟抱住了，垂着淚道：大姐，這是什麼地方？我在做夢嗎？秀姑道：不是做夢，這是真事，你慢慢的想想，鳳喜一手搔了頭，眼睛向上翻着，又去凝神的想着，想了許久，忽然哭起來道：我這是作夢呀！要不，我是作夢醒了吧？說時，藏在秀姑懷裏，只管哇哇的哭叫着。秀姑一手摟住她的腰，一手撫摸着她的頭髮，向她安慰着道：不要緊的，作夢也好，真事也好，有

我在這裏保護着你呢。你上床去躺一躺罷。於是兩手摟抱着她，向床上一放，便在床面前一張椅子上坐下。鳳喜也不叫了，也不哭了，一人躺在床上，就閉了眼睛，靜靜的想着過去的事情。一直想過兩個鐘頭以後，秀姑並不打岔，讓她一個人靜靜的去想。鳳喜忽然一頭坐了起來，將手一拍被頭道：我想起來了，不是作夢，不是作夢，我糊塗了，我糊塗了。秀姑按住她躺下，又安慰着她道：你不要性急，慢慢的想着就是了。只要你醒過來了，你是怎麼了，我自會慢慢的告訴你的。鳳喜聽她如此說，又微閉了眼，想上一想，而且將一個指頭伸到嘴裏用牙齒去咬着。她閉了眼睛，微微的用力將指頭咬着，覺得有些痛，於是將手指取了出來，口裏不住的道：手指頭也痛，不是夢，不是夢。秀姑讓她一個人自自在在的睡着，並不驚擾她。沈國英在樓廊上走來走去，不住的在窗子外向裏面張望，看到裏面並沒有什麼動靜，却悄悄的推了門進來，向秀姑問道：怎麼了，秀姑站起來，牽了一牽衣襟，向他微微的笑着點頭道：她醒了，只是精神不容易復元，你在這裏看守住着她，我要走了。沈國英

道：不過她剛剛醒過來，總得要有一個熟人在她身邊才好。秀姑道：沈先生和她相處幾年，還不是熟人嗎？再說，她的母親也可以來，何必要我在這裏呢？我們的後方機關，今天晚上還有一個緊急會議要開，不能再耽誤了。說畢，起身便走。沈國英也是急於要知道鳳喜的情形，既是秀姑要走，落得自己一個人在屋子裏，緩緩的問她一問，便含了微笑，送到房門口。他回轉身來，走到床面前，見鳳喜一隻手伸到床沿邊，就一伸手，握着她的手，俯了身子向她問道：鳳喜，你現在明白一些了嗎？她靜靜的躺在床上，正在想心事，經沈國英一問，突然的回轉身來望着他，呀了一聲，將手一縮，人就立刻向床裏面一滾。沈國英看她是很驚訝的樣子，這倒有些奇怪，難道她不認識我了嗎？他站在床面前，望了鳳喜出神，鳳喜躺在床上，也是望了他出神。她先是望了沈國英很爲驚訝，經了許久，慢慢現出一些沉吟的樣子來，最後有些兒點頭，似乎心裏在說，認得這個人。沈國英道：鳳喜，你現在醒過來了嗎？鳳喜兩手撐了床，慢慢的坐起，微偏了頭，望着他，只管想着。沈國英又走近一步，向她微笑。

道：你現在總可以完全了解我了吧？我爲你這一場病，足足的費了五年的心血啦。你現在想想着，我這話不是真的嗎？沈國英總以爲自己這一種話，可以引出鳳喜一句切實些的話來。然而鳳喜所告訴的，却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一句話。要知鳳喜究竟答覆的是什麼？下回交代。

嚴蔭武律師代表三友書社聲明

啼笑因緣續集版權

茲據三友書社代表聲稱張根水君所著之啼笑因緣續集說部已由該書社購得版權刊行單行本發行無論何人不得翻印并不得抄襲原文轉載於其他刊物又該書情節已由三友書社自行編排戲劇攝製電影他人不得複製否則照侵害著作權例依法訴究請爲代表聲明前來合亟代表聲明如右

事務所

愛多亞路南首貝勒路十六號

電話八四九一二

第八回 辛苦四年經終成泡影 因緣千里合同拜高堂

却說沈國英問鳳喜可認得他，她答覆的一句話，却出於沈國英意料以外，她注視了很久，却反問道：您貴姓呀！我彷彿和您見過。沈國英和她盤桓有四年之久，不料把她的病治好了，她竟是連人家姓什麼都不會知道，這未免太奇怪了。既是姓什麼都不知道，那裏又談得上什麼愛情！這一句話真個讓他兒頭澆了一瓢冷水，站在床面前呆了很久，因答道：哦！你原來不認識我，你在我家住三四年，你不知道嗎！鳳喜皺了眉，想着道：住在你家三四年，您府上在那兒呀！哦哦哦……是的，我夢見在一個人家，那人家……說着，連連點了幾下頭道：那人家，是看見您這樣一個人。我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又是怎麼了！她這兩句話，問得沈國英很感到一部念四史無從說起，微笑道：這話很長，將來你慢慢的就明白了。鳳喜舉目四望，沉吟着道：這還是劉家呀，怎麼回事呢！我不懂，我不懂，我慢慢的能知道嗎！沈國英對於他如此一問，真沒有法子答覆，却聽到窗戶外面，一陣很亂的脚步聲，有婦人聲音道：她醒

了，這可好了。正是沈大娘說着話來了。沈國英這却認爲是個救星，立刻把她叫了進來。鳳喜一見母親來了，跳下床來，抓着母親的手叫起來道：「媽！我這是在那兒呀！我是死着呢，還是活着呢？我糊塗死了，你救救我罷。說畢哇的一聲哭將起來了。沈大娘半抱半摟的扶住她道：「好孩子不要緊的，你別亂，我慢慢告訴你就是了。天菩薩保佑，你可好了，我這心就踏實多了。你躺着罷。說的把她扶到床上去。鳳喜也覺得身體很是疲倦，就聽了母親的話，上床去躺着。沈國英向沈大娘道：「她剛醒過來，一切都不明白，有什麼話，你慢慢的和她說罷。我在這裏，她看的會更糊塗。沈大娘抱着手臂，和他作了兩個揖道：「沈大人，我謝謝你了。你救了我鳳喜的一條命，我一家都算活了命，我這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啦。沈國英沉思了一會道：「忘不了我的大恩，哈哈！他就這樣走了。這一天晚上，他回去想着自己原來的計畫，漸漸的有些失效。一個女子想引起她對於一個男子同情，却不是可以貿然辦到的。喜鳳是醒了，醒了可不認識我了。不過她突然看到我，是不會知道什麼叫愛情的。今天

晚上她母親和她細細一談，也許她就知道我對於她勞苦功高，會有所感動了。他如此想着，權且忍耐着睡下。到了次日下午，二次到劉將軍家來。他上得樓來，聽得鳳喜屋子裏，母女二人已喁喁細語不斷。這個樣子，更可以證明鳳喜的病是大好了。於是站在窗戶外，且聽裏面說些什麼。鳳喜先是談些劉將軍的事情，其次又談到樊家樹的事情，最後就談到自己頭上來了。鳳喜道：「這位沈統制的心事，我真是猜不透，爲什麼把我一個瘋子養在他家裏三四年？」沈大娘道：「傻孩子，他爲什麼呢？不就爲的是想把你的病治好嗎？他的太太死了多年，還沒有續絃啦。」鳳喜道：「據你說，他是一個大軍官啦，作大軍官的人，要娶什麼樣子的姑娘都有，幹嗎要娶我這個有瘋病的女子呢？」有錢有勢的人，那是最靠不住的，我上過一回當了，再也不想找闊人了。」沈大娘道：「你還念着樊大爺嗎？他和一個何小姐同路出洋去了。那個何小姐，他的老子是做財政總長的，這樣子準是嫁了樊大爺啦。就是他沒嫁樊大爺，樊大爺也不會要你的了。」鳳喜道：「樊大爺就是不要我，我也要和他見一面，要不然，」

人家說我財迷腦瓜，見了有錢的就嫁，我還有面子見人嗎？沈大娘道：這話不是那樣說，你想沈統制待你那樣好，你能要人家白白的養活你四五年嗎？鳳喜道：終不成我又拿身子去報答他？這句話說得太尖刻了，沈大娘一時無話可答，沈國英在外面站着，心裏也是一動，結果就悄悄的走下了樓，在院子當中昂頭望了天，半響歎了一口氣。於是很快的出了大門，坐着汽車回家來。到了大門口，剛一下車，路邊一個少年蹇將過來，走到身邊輕輕叫了一聲道：沈先生回來了。沈國英認得是關秀姑，就引了她，一同走到內客廳來，秀姑笑問道：鳳喜的病是好了，你打算怎麼樣？沈國英道：她好了就好了罷，我還是去當我的義勇軍。秀姑道：沈先生，你想我說話直率一點，您費了三四年的功夫，爲她治病，只要把她的病治好了，您就算了嗎？那末，您倒好像是個醫生，專門研究瘋病的，沈國英雖覺得秀姑是個極豪爽的女子，但是究竟有男女之別，自己對於鳳喜這一番用意，可是不便向人啓齒。只得搖了兩搖頭道：關女士是猜不着我的心事的，將來，我或者可以把經過的事情報告報

告我，我決計作義勇軍了。說着用腳一頓。秀姑心想，那末，在今晚以前，還沒有決心當義勇軍的了。因笑道：沈先生越下決心，我們關外一千多弟兄們越是有救。我今天晚上來，沒有別的事，只要求沈先生把那六萬塊錢，趕快由銀行裏提了出來，到天津去買好東西。沈國英道：這是當然的，今天來不及了，明天我就辦，我還要顧全我自己的人格啦，決計不能用話來騙你的。秀姑道：既是這樣說，我就十分放心了。鳳喜醒過來了，我還沒有和她說一句話，趁着今晚沒事，我要去看看她。沈國英沉吟着道：其實不去看她，倒也罷了。但是關女士和她的感情很好的，我又怎能說教你不去呢？秀姑聽他的話，很有些語無倫次，便反問他一句道：沈先生，你看鳳喜這個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呢？沈國英道：這話也難說。說畢，淡笑了一笑。秀姑看他這樣子，知道他很有些不高興，便道：這個人是個絕頂的聰明人，只可惜她的家庭不好，我始終是可憐她，我再去和她談一談罷。沈國英靜了一靜，似乎就得了一個什麼感想，點點頭道：那也好，關女士是熱心的人，你去說一說，或者她更明白了。秀

姑閃電也似的眼光，在他週身看了一眼，並不多說，轉身走了。沈國英送了客回來，在院子裏來回的徘徊着，口裏自言自語的道：我自然是發呆，先玩弄一個瘋子。後來又對瘋子鐘情，太無意識了。無意識是無意識，難道費了三四年的氣力，就這樣白白的丟開不成？關秀姑和她的交情不錯，或者她去了，鳳喜再會說出幾句知心的話來，也未可知。我就去！他有了這樣一個感想，立刻坐了汽車，又跑到劉將軍家來，他因為上次來，在窗戶外邊，已聽到了鳳喜的真心話，所以這次進來他依然悄悄的上樓，要在聽鳳喜說些什麼。當他走到窗戶外時，果然聽到鳳喜談論到了自己。她說：姓沈的這樣替我治病，我是二十四分感激他的。不過樊大爺回來了，我又嫁一個人了，他若問起我來，我怎好意思呢？秀姑問道：那末，你不愛這個姓沈的嗎？鳳喜道：我到現在，還覺得是在夢裏看見這樣一個人，請問，我對夢裏的人，說得上什麼去呢？至於他待我那番好處，我也對我媽說過了，我來生變畜牲報答他。秀姑道：你這話是決定了的意思嗎？鳳喜道：是決定了的意思。大姐，我知道你是佛爺一

樣的人，我怎敢冤你。說到這裏，屋內沉默了許久，又聽得秀姑道：這真教我爲難。我把真話告訴你罷，恐怕將來都會弄得不好。我不把真話告訴你，讓我隱瞞在心裏，我又不是那種人，對你說了罷。樊大爺這就快回來了。鳳喜加重了語氣，突然的問道：你怎麼知道呢？秀姑道：他到外國去以後，我們一直沒有書信來往。去年冬天，我爺兒倆當上義勇軍了，我們就到處求人幫忙。我們知道樊大爺在德國留學的，就寫了一封信到柏林中國公使館去，請他們轉交，也是試試看的。不料這位公使和樊大爺沾親，馬上就得了回信。他聽說我爺兒倆當了義勇軍，歡喜的了不得。他說，他在德國學的化學工程，本來要明年畢業，現在他要提早回國，把他學的本事拿出來，幫助國家。他在信上說，他能做人造霧，他能做煙霧彈，還能造毒瓦斯，還有許多我都不懂……鳳喜道：我不管他學什麼，會什麼？他什麼時候回來？秀姑道：快了。也許就是這幾天。鳳喜道：我明白了，大姐到北京來，也是來會樊大爺的吧？屋子裏聲音又頓了一頓，却聽到秀姑連連答道：不是的，不過我在北平，順便等他一兩天。

就是了。鳳喜道：還有那個何小姐呢？不和他一處嗎？秀姑道：這個我倒不知道。我現在除了和義勇軍有關係的事，我是不談。何小姐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沒有去打聽她。鳳喜忽然高聲道：好了好了，樊大爺來了就好了！沈國英聽了這些話，心想不必再進房去看了，鳳喜還是樊家樹的。這個女子，究竟不錯，我一定把她奪了過來，也未必能得她的歡心。唉！還是那句話，各有因緣莫羨人。沈國英垂頭喪氣的回家去，到了次日一早，他就開好了支票，上天津買子彈去了。天下事，是有那樣巧的，當沈國英去天津的時候，正是樊家樹何麗娜由上海坐通車回北平的時候。伯和這個時候，在南京供職。陶太太和家樹的母親，因南京沒有相當的房子，却未曾去。何廉不做官了，只做銀行買賣，也還住在北平。伯和因為有點外交的事，和公使團接洽，索興陪了家樹北上。頭兩天，陶何兩家，便接了電報。所以這日車站迎接的人是非常之熱鬧。車子停了，首先一個跳下車來的是伯和，陶太太見着，只笑着點了個頭。其次是何麗娜，陶太太搶上前和她拉手，笑道：我叫密斯何呢？叫密斯斯

樊呢？何麗娜格格的笑著。樊家樹由後面跟了出來，口裏連連答道：密斯何，密斯何！何麗娜向週圍看了一眼，問道：關女士沒有來北平嗎？陶太太低聲道：她是敵人偵探所注意的，在家裏等着你們呢？何麗娜道：我到了北平，當然要先回去看一看父親。請你告訴關女士，遲一兩個鐘頭，我一準來。陶太太笑道：可是樊老太太也在我們那邊呢，你不應當先去看看她嗎？何麗娜笑道：我算算你家小貝貝，應該小學畢業了，陶太太還是這樣淘氣。大家笑著，一齊擁出車站，便分着兩班走。家樹同了伯和，一同回家。家樹一到裏院，就看到自己母親和關秀姑同站在屋檐下面。家樹搶上前，叫了一聲媽。樊老太太喜笑顏開的向着秀姑道：大姑娘，你瞧，四五年不見了。家樹倒還是這個樣子。家樹這才搶上一步，正待向秀姑行禮，秀姑却坦然的伸出一隻手來，和家樹握著，笑道：樊先生，我總算沒有失信吧？家樹和秀姑認識出來，除了在西山讓她背下山來而外，從未會有過膚體之親。現時這一握手之間，倒讓他說不出所以然的滋味來。縮了手，然後才推出笑容來，向秀姑道：大叔好？秀姑道：

他老人家倒是康健，只是爲了國事，他更愛喝酒了。他說，他抽不開身到北平來，叫我多問候。樊老太太道：這位姑娘，是我的大恩人啦。我又沒什麼可報答人家的。我說了，索興沾人家一點便宜，我把她認作我自己膝下的乾姑娘，大家親上一點。你瞧，好嗎？家樹呵呀了一聲，還沒有說出來，秀姑老早便答道：只怕是我配不上，若是老太太不嫌棄的話，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三個人說着話，一路走進屋子去，都很快活。陶伯和那樣和睦的夫妻，久別重逢，當然先在自己屋子裏有一番密談。這裏家樹和老太太談着話，三個人品字兒坐着。家樹的眼光，不時射到秀姑臉上，秀姑越發是爽直了，雖然讓家樹平視着，偶然四目相射，秀姑却報之以微笑，索興望了家樹道：樊先生的氣色，格外好啦，還是在外國的生活不錯，一點兒也不見蒼老，我可曬得成了個小煤姐了。家樹笑道：多年不到北平，聽到北平大姑娘說話，又讓我記起了前事。秀姑道：對了，您又會想起鳳喜，家樹對她，連連以目示意。秀姑微笑道：老太太早知道了，您還瞞着做什麼呢？樊老太太也道：這件事，我也知道好幾年了。

聽說那個孩子的瘋病，現在已經好些了。……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聽得陶太太在外面叫道：何小姐來了。何小姐在火車上下來的時候，原穿的是外國衣服，現在却改了長旗袍，走到門外邊，讓陶太太先行，然後緩步進來，家樹搶着介紹道：這是母親。何麗娜就笑盈盈的朝着樊老太太行了個鞠躬禮。樊老太太道：孩子在歐洲的時候，多得姑娘照應。何麗娜笑道：您反說着呢，我正是事事都要家樹照應啦。秀姑在一邊聽到他們說話的口氣與稱呼，胸中很是瞭然，覺得西山自己那花球一擲，却猜了個八九不離十。於是在一旁微笑。何麗娜一進門，便想和秀姑親熱一陣，只是對了樊老太太未便太放浪了，所以等着和樊老太太說過兩句話之後，才走到秀姑身邊，兩隻手握了她兩隻手道：大姐，我們好久不見啦！您好？秀姑笑道：我好到那兒去呀！還是個窮姑娘。你可了不得，到過文明國家來了。求得了高深的學問，這次回國來，一定是對我們祖國，有很大的貢獻。何麗娜道：我怎麼比你呢？你是民族英雄，現代的花木蘭。陶太太坐在一邊，向着二人笑道：你恭維她，她恭維你，都不

相干，是自家人恭維自家人。何麗娜聽了這話，倒有些不懂，向陶太太望着。陶太太道：「關女士現在拜了我姑母作乾女了，你想這不是一家人嗎？」何麗娜明白雖明白了，但是真個說破了，倒有些不好意思直牽的承認，只是向秀姑笑。陶太太笑道：「難得的，今天樊和兩位遠來，我應當替二位接風，同時給我們姑媽道喜，今天新收得一位表妹。秀姑站起來道：『那末着，我得給老太太磕頭。』樊老太太笑道：『叫一聲媽就得了，都是嶄新的人物，別開倒車。』陶太太站在許多人中間，週圍打轉轉，樂的不知如何是好，笑道：『你瞧，我們姑媽也是樂大發了，說出這樣的維新之論來。』來呀，我的這位新表妹，人家是揀日不如撞日，我們是撞時不如卽時，你就過來三鞠躬，拜見親娘罷。』說着，一手挽了秀姑過來，讓她站在樊老太太面前。秀姑對於這種辦法，正也十二分願意，本就打算站端正了，向樊老太太三鞠躬。陶太太又攔住她道：『慢來，慢來，不能就這樣行禮，應當叫一聲媽。』秀姑笑道：『那是當然。』陶太太道：『你別忙，等我來。』於是端正一把椅子，在上面斜擺着，牽了老太太在椅子上坐着，然後向秀姑道：

表妹行禮罷。秀姑果然笑盈盈的叫了一聲媽，然後向上三鞠躬，老太太站起來，口裏連道：好好！我們這就是一家人了。秀姑行過禮，轉過身來，陶太太又攔住道：且慢，我這一幕戲還沒有導演完，我還有話說呢？秀姑心想：禮也行了，媽也叫了，還有什麼沒完呢？要知陶太太說出什麼原因來，下回交代。

革命外史 三友書社 出版預告

李涵秋遺著 漱六山房主人評註

回目錄下

南陌嬉春晴天逢急雨
 夢枕驚眼見佳人
 訴情開門搶地踏危機
 慷慨阻郎定死傾刻
 懼危臨地忍死須臾
 絕處逢生穴旁開隧
 死可活林中遇通
 芳心可差活透紅雲
 妬意可差驚波生醋
 物在人亡臨崖尋弱
 途窮日暮跋浪逐漁
 青鳥遲迴靈犀通尺
 侯門迢遞酒肆盼蕭
 慕地狂謠峨眉見嫉
 懷春逢負介狐媚丁
 酒痕花象心郎別聖
 射影含沙長舌婦多
 莽英雄刺船援弱女
 病佳人揮淚怨蕭郎
 荀香佳粉畫閣觀檀
 風蟻甘言愚蠢婦看
 緜婚詭計誘通侯
 繼訂婚姻詭計誘通侯

百輛盈內良辰遲好夢
 萬空巷狹路看新娘
 銷玉碎血測薄情邱
 叱雨追雲怒呵長舌
 剔搜根徘徊憐弱女
 轟雷掣電踴躍戲官
 帷幄雪夜見通侯
 掃檜槍湖濱廣盜
 駁詞當頭驚霹靂
 謝深恩合意證心期
 藉諄諄玉樓遲彩鳳
 慰仇了瑤想逗靈犀
 使求婚屏前詞婉約
 輕憐密愛冰下意沈
 奉拒豪門恩風微詞
 慷慨辭別聖天寒日
 倉皇辭別聖天寒日
 珠樹停雲檀奴追倩
 瑤波瀉玉紅淚訴離
 划地發狂言俠客忽
 無端施毒計恩心化
 海市蜃樓危言蒙老
 羞顏老語白刃劫婚
 與死救檀郎捐軀就義
 冒死救檀郎捐軀就義

第九回

尙有人緣高朋來舊邸

真無我相急症損殘花

却說關秀姑向樊老太太行過禮，回轉身來，正待坐下，陶太太攔住了她，却道還有話說。樊老太太笑道：「秀姑這孩子，很長厚的，你不要和她開玩笑。」陶太太道：「不是開玩笑呀，這面前還站着兩個人呢，難道就不理會了嗎？」因向秀姑道：「這裏有位樊先生，還有位何小姐，從前你可以這樣稱呼着，現在不成啦。我還糊塗着呢？不知道關女士多少貴庚？」秀姑道：「我今年二十五歲了。」陶太太笑道：「長家樹兩歲啦。那麼，是大姊了。這可應當是家樹過來行禮。」密斯何，你也來一塊兒來見姊姊。何麗娜看了家樹一眼，心想：「又是這位聰明太太要惡作劇，怎好雙雙的來拜老大姊呢？」秀姑早看出來了，便搖着手道：「不，大爺就是比我小，何小姐不見得也比我小吧。」陶太太道：「何小姐和家樹是平等的，家樹比你大，她就比你大，小呢，也一般小，而且她也只二十四歲，再說你還是滿口大爺小姐，也透着見外，從這兒起，你就叫他們名字。」樊老太太笑道：「這話倒是對了，不能一家人還那樣客氣。家樹心裏一機靈，立刻向秀

姑笑道：大姊，我們這就改口了。說着，一個鞠躬。何麗娜更機靈，向前挽了秀姑，隻手道：我早就叫大姊的，改口也用不着啦。陶太太笑着向他們點點頭。樊老太太，生平以未生一個姑娘爲憾。現在忽然有了一個姑娘，却也得意之至。笑咪咪的看了秀姑，因向陶太太道：晚半天還是讓我出幾個錢，叫幾樣菜回來，替伯和接風罷。陶太太笑道：您是長輩，那怎敢當？而且表弟和表……說時，望了何麗娜，又改口笑道：和何小姐，都是由外國回來的，當然要向他們接風。再說，您有了這樣一個英雄女兒，這是天大的喜事，那好不賀賀呢？他們這裏說得熱鬧，伯和也來了，於是也笑着要相請。老太太既高興，覺得也有面子，就答應了。大家一陣風似的，擁到伯和那進屋子裏來。何麗娜看到放相片的那兩大冊頁，依然還存留着，忽然想起曾偷去鳳喜一張相片。搪塞沈國英，不知道鳳喜現在可還在瘋人院，也不知道沈國英發覺了是鳳喜沒有？當她正如此向相片薄注意的時候，陶太太早注意了，便笑着和她點了一個頭，將何麗娜拉到自己臥室裏去，笑道：你順手牽羊，拿了一張是你又

不是你的相片去，你是好玩，可惹出一段因緣來了。因把秀鳳得來鳳喜的消息，告訴了她。不過關於鳳喜還惦記家樹的事，却不肯說。何麗娜沉吟着道：「這個人可怪了，沈國英這樣待她，爲什麼還不嫁呢？陶太太笑道：「你想想罷，所以這件事我囑咐了秀姑，請她不要告訴家樹。其實我也多此一道囑咐。她到北平來的時候，拿了家樹的介紹信，要住在我家，我是一百二十分佩服她的人，當然歡迎。她先住在這裏半個月，都沒有什麼私事，無非是爲義勇軍的事奔走。前兩天，她在電話裏和人打電話，探問鳳喜的病狀，被我撞見了，她才告訴我的實話，連我都瞞着，還能告訴家樹嗎？」何麗娜笑道：「告訴他也沒有什麼要緊呀！我和他在德國同學五年，還不知道他的心事嗎？不過……不讓他知道也好，他知道了，無非又讓他心裏加上一層難過。她口裏如此說着，却見家樹的影子，在窗子外一閃。何麗娜向陶太太丟了一個眼色，却到外面屋子來了。果然，家樹也是由屋子外進來。何麗娜笑道：「表嫂總是拉人開玩笑。公開的不算，又要在一邊兒說着。陶太太向她微笑，也不辯駁。大家歡

天喜地，吃過了晚飯，何麗娜說是要和關秀姑談談，請秀姑到她家裏去，兩人好作長夜之談。秀姑也正想何麗娜家有錢，豈不可以和她勸說勸說，請她父親幫助些，也就慨然的答應了。陶太太聽說秀姑要到何麗娜家去，秀姑是個直性人，何麗娜是個調皮的人，把鳳喜的話全說出來，豈不是一場風波。因之只管把眼睛來看着秀姑，秀姑微點了點頭，似乎明白了這層意思。何麗娜却笑道：沒關係。她三人正是丁字兒坐着，家樹伯和陶太太另是坐在一處沙發上，所以沒有聽到，也沒人看到。何麗娜站起來道：伯母，我先回去了。樊老太太道：是的，剛回來，老太爺老太太也等着和你談談。何麗娜握了秀姑一隻手道：大姊，去呀！秀姑果然跟隨她起來，向老太太道：媽，我陪弟妹回家去一趟，明天一早來。老太太聽她叫了一聲媽，非常之高興，笑着搖搖頭道：你是個老實人，別學你表嫂那一張嘴。陶太太笑道：親就是親，一層啦，這就維護着自己乾姑娘，不疼姪媳了。大家哈哈大笑，在這十分的歡愉中，關何二人走了。家樹陪了老太太坐談一會，自到書房裏休息。心想，不料秀姑倒和

我成了姊弟。她爲人是越發的爽直了。前程未可限量，有這樣一個義姊，這也可以滿足了。難道男女有了愛情，就非作夫妻不可嗎？只是麗娜和她鬼鬼祟祟的，談到鳳喜的事情，鳳喜又怎麼樣了呢？難道她又出了什麼問題嗎？明天我倒要打聽打聽。唉！打聽她幹什麼？反正沒有好事，打聽出來，也無所謂。因之他揣摸了半晌，又納悶的睡着了。他一路舟車辛苦，起身不免晚一點，次日十點鐘方才起床。漱洗完了，正捧一杯苦茗，在書桌邊沉吟着。劉福却拿了一張名片進來，說是這人在門口等着。家樹接過來一看，乃是沈國英三個字，名片旁邊，用鋼筆記着，弟現已爲一平民。決傾家紓難，業赴津準備出關之物矣。報關知君學成歸國，喜極而回，前事勿介懷。乞一見，家樹沉吟了一回，便迎出來。沈國英搶上前，在院子裏就和他握着手道：幸會，幸會，家樹見他態度藹然，便請他到客廳裏來坐。沈國英道：兄弟今天來，有兩件事，一公一私。公事呢，我勸先生把在德國所學的化學，有補助軍事的，完全貢獻到軍事方面去，私事呢，我要報告先生一段驚人的消息。於是就把自己對鳳喜的事，

報告了一陣。因道：我坐早車，剛由天津回來，還不曾回家，就來見先生，打算邀樊先生去看她一次。我從此可以付託有人了。家樹道：兄弟雖是可憐鳳喜，但是所受的刺激也過深，現在我已不能受此重託了。說時，皺了眉，作個苦笑。沈國英道：實在的，她很懊悔，覺得對不起先生。樊先生，無論對她如何，應該見她一面，作個最後的表示，免得她只管虛想。家樹昂頭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我明白了，沈先生的這番意思，我知道了。先生現是一位毀家紓難的英雄，我應當幫你的忙。好，我們這就走。不瞞你說……說到這裏，向屋子外看着，才繼續着道：這件事，除兄弟以外，請你不要再讓第二個人知道。沈國英道：我明白的。於是家樹立刻和他走出門來，向劉將軍家而來。家樹心裏想着，秀姑是在何家了。早上決不會到這裏來的。心裏很坦然的走進那大門去。轉過一道迴廊，却聽到前面有兩個女子的說話聲音。一個道：我心裏砰砰跳，不要在這裏碰到了沈國英啦。又一個道：不要緊的，他上天津去了。而且他也計就由此出關去，不回北平了。再說，他那個人也很好的。又一個笑道：要不是有

你女這俠客保鏢，我還不敢來呢。這兩個女子，一個是何麗娜，一個就是關秀姑。家樹嚇得身子向後一縮，不知如何是好。沈國英看他猛然一驚的樣子，却不解他命意所在。心如此猶豫着，關何二人却在迴廊那邊轉折出來，院子裏毫無遮掩，彼此看得清清楚楚。秀姑首先叫起來道：「呵！家樹也來了。」何麗娜看到，立刻紅了臉。而且家樹身後，還有個沈國英，這更讓她定了眼睛望了他，怔怔無言。四個人遠遠的看着，家樹看了何麗娜，何麗娜看了沈國英，沈國英又看了樊家樹，大家說不出話來。秀姑回轉身來迎着沈國英道：「沈先生，你不是上天津去了嗎？」沈國英道：「是的事，情辦妥了當，我又趕回來了。」說着，走上前，取下帽子，向何麗娜一鞠躬道：「何小姐，久違了，過去的事，請你不必介意。我馬上就要離開北平的人了。」何麗娜他如此說，便笑道：「我聽到我們這位關大姐說，沈先生了不得，毀家紓難，我非常佩服。因為我聽說沈女士和我相像，我始終沒有見過，今天一早，要關大姐帶了我來看看，這也是我一番好奇心，不料却在這裏，遇到沈先生。」家樹道：「我也因為沈先生一定路我

來，和她說幾句最後的話。我爲了沈先生的面子，不能不來。何麗娜道：既然如此，你可以先去見她，我們這一大羣人，向屋子裏一擁，她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回頭又把她的面糊塗了。沈國英道：這話倒是，請樊先生同關女士先去見她。家樹對着這個要求，却不免躊躇着。四人站在院子當中，面面相覷，都道不出所以然來。只見花籬笆那邊，一個婦人扶着一個少婦走了過來。呵呀！這少婦不是別人，便是鳳喜。扶着的，是沈大娘。她正因爲鳳喜悶燥不過，扶她在花院子裏走着，這時，她一眼看到樊家樹，不由得一怔，立刻停住了腳，遠遠的這邊呆看着，手一指道：那不是樊大爺。家樹走近前幾步，向她點了頭道：你病好些了嗎？鳳喜望了他微微一笑，不由得低了頭，隨後又向家樹注視着，一步挪不了三寸，走到家樹身邊，身子慢慢的有些抖顫，眼珠却直了不轉，忽然的問道：你真是樊大爺嗎？家樹直立了不動，低聲道：你難道不認識我。鳳喜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道：我，我等苦了！沈大娘一面向家樹打着招呼，一面搶上前扶了鳳喜道：你精神剛好一點，怎麼又哭起來了？鳳喜哇的哭着道：

媽委屈死我了。人家不明白。秀姑也走向前握了她一隻手道：好妹子，你別急，我還引着你見一個人。噠說着，手向何麗娜一指。何麗娜遠遠的看了她，正是呆了，這會子一步一步走近前來。鳳喜抬了頭，撐着眼淚，向何麗娜看着，眼淚還流在臉上呢，看看何麗娜週身上下的衣服，又低了頭，牽着自己的衣服看看。又再向何麗娜的臉注視了一會，很驚訝的道：咦！我的影子，怎麼和我的衣服，不是一樣的？秀姑道：不要瞎說了，那是何小姐。鳳喜伸着兩手，在半空裏撫摸着，以爲像摸索鏡面的樣子，皺了眉，翻了眼皮道：不對呀，這不是鏡子。何麗娜看她那個樣子，也皺了眉頭，替她發愁。鳳喜忽然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道：這倒有意思，我的影子和我穿的衣服不一樣。關秀姑於是一手握了鳳喜的手，一手握了麗娜的手，將兩隻手湊到一處，讓她們相攜着，向鳳喜道：這是人呢？是影子呢？何麗娜笑道：我實在是個人。她不說猶可。一說之後，鳳喜猛然將手一縮，叫起來道：影子說話，嚇死我了。家樹看了她這瘋樣，向何麗娜低聲道：她那裏好了？家樹說時更靠近了何麗娜，鳳喜看到，跳起來道了。

不得啦，我的魂靈纏着樊大爺啦。了不得啦，秀姑不便叫何麗娜閃開，只得走向前將鳳喜攔腰一把抱着，送上樓去。鳳喜跳着道：不成，不成！我要和樊大爺說幾句，我的影子呢？秀姑不管一切將她按在床上，發狠道：你別鬧，你別鬧，你不知道我的氣力大嗎？鳳喜哈哈的笑道：這真是新聞，我自己的影子，衣服不跟我一樣，她又會說話。秀姑哄她道：你別鬧，那影子是假的。鳳喜道：假的，我也知道是假的，樊大爺沒回來，又是你們冤我。你們全冤我呀。你們別這樣拿我開玩笑，我錯了一回，是不會再錯。第二回的說着，呀的一聲，又哭了起來。她在屋子裏哭着鬧着，樓下何沈樊三個人，各感到三樣不同的無趣，大家呆立許久，樓上依然鬧的不歇。三個人走了不好，不走又是不好，便彼此無言的，向樓上側耳聽着。突然的，樓上的聲音沒有了。三個人正以爲她的瘋病停頓了，秀姑在屋子裏跳了出來，站在樓欄邊，向院子裏揮着手道：不好了，人不行啦，快找醫生去罷。三個人同問道：怎麼了？秀姑不曾答出來，已經聽到沈大娘在樓上哭了起來。沈國英樊家樹都提腳想要上樓來看。秀姑揮着

手道：快找醫生罷，晚了就來不及了。家樹道：這裏有電話嗎？沈國英道：這是空屋子，那裏來的電話？樊家樹道：附近有醫院嗎？沈國英道：有的。於是二人都轉了身子向外面走，把何麗娜一個人丟在院子裏。秀姑跳了脚道：真是糟糕？等着醫生，偏是又一刻請不到，真急人，真急人。秀姑說畢，也進去了。何麗娜對於鳳喜，雖然是無所謂。但是婦女的心，多半是慈悲的，看了這種樣子，也不免和他們着慌，便走上樓來，看看鳳喜的情形。只見她躺在一張小鐵床上，閉了眼睛，蓬了頭髮，仰面睡着，一點動作也沒有。沈大娘在床面前一張椅子上坐下，兩手按了大腿，哇哇直哭。秀姑面到床面前，叫道：鳳喜大妹子，大妹子。說着，握了她的手，搖撼了幾下。鳳喜不答覆，也不動。秀姑跳了脚道：不行了，不中用啦，怎麼這樣快呢？何麗娜看到剛才一個活跳新鮮的人，現在了無氣息了，也不由得酸心一陣，垂下了淚來。秀姑跳了幾跳，又由屋子裏跳了出來，發急道：怎麼找醫生的，人還不來呢！急死我了。何麗娜向秀姑搖手道：你別找急，我懂一點，只是沒有帶一點用具來。秀姑道：你瞧，我們真是急糊塗了。

放着一個德國留學回來的大夫在眼前，倒是到外面去找大夫。姑娘，你快瞧罷。何麗娜走向前，解開鈕扣，用耳朵一聽鳳喜的胸部，再看一看她的鼻子，白了一個圈，嚇得向後退了一步，搖了頭道：沒救了，心臟已壞了。說時，沈國英滿頭是汗，領着一個醫生進來。何麗娜將秀姑的手一拉，拉到樓廊外來，悄悄的道：心臟壞了，敗血症的現象，已到臉上，這種病，任快的只要幾分鐘，絕對無救的。家樹來了，你好好的勸他。果然，家樹又領了一個醫生到了院子裏。當那個醫生進來時，這個醫生已下了樓。向那個醫生打個招呼，一同走了。家樹正待向樓上走，秀姑迎下樓來，攔住他道：你不必去上了，她過去了。總算和你見着一面，一切的事，都有沈先生安排。家樹道：那不行，我得看看。說着，不管一切，就向樓上一衝。跳進房來，伏在床上，大哭道：我害了你，我害了你，早知道如此，不如讓你在先農壇唱一輩子大鼓呀。這個時候，劉將軍府舊址，一所七八重院落的大房屋，僅僅一重樓房有人，靜悄悄的，一個院子，腳步聲，前後幾個院子可以聽到。這時樓房裏那種慘哭之聲，由半空裏播送出來，

把別個院子屋檐上打磕睡的麻雀都驚飛走了。沈國英對鳳喜的情愛是如彼。關係又不過如此，他不更哭，也不能不哭。於是一個人走下樓來，只向那無人的院落走去。院子裏四顧無人，假山石上披的長藤，被風吹着搖擺不定。屋角上一棵殘敗的杏花，蜘蛛網罩了一半，滿地是花片。一個地鼠，囓溜溜鑽入石階下。滿佈着鬼氣。沈國英到了這時，却真看到一個鬼，大叫起來。青天白日，何以有鬼，容在下回交代。

啼笑因緣續集

本公司搜羅歐美名廠各式無線電
收音機式樣玲瓏發音清晰定價特
別便宜併請有專門技師代客修理取
費低廉倘
貴客欲賜購或修理收音機者請至本
公司試聽當竭誠歡迎

永生無線電唱機公司

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對面
電話九三八五九號

第十回 壯士不還高歌傾別酒 故人何在熱血灑邊關

却說沈國英在一個無人小院裏徘徊，只覺充滿了鬼氣。忽然一個黑影由緞山石後向外一鑽，倒嚇得他倒退了兩步。以爲真個有鬼出來。定眼細看，原來是李永勝穿了一身青衣服。他先道：我一進這門，就聽到一片哭聲，倒不料在這裏碰到統制。沈國英搖着頭道：不要提，那個沈鳳喜過去了。你是來找我的嗎？李永勝道：我只知道您上天津去了。我是來找關女士的。今天有個弟兄從關外回來，說是我們的總部，被敵人知道了，一連三天，派飛機來轟炸。我們這邊的總指揮也受了傷，特彙專人前來請我和關女士，星夜回去。我正躊躇着，不知道到天津什麼地方去會您。現時在這裏會着您，那就好極了。我們預定乘五點鐘的火車走，您能走嗎？沈國英沉吟着道：這裏剛過去一個人，我還得料理她的身後。李永勝道：只要統制能拿錢出來，她還有家屬在這裏，還愁沒有人收拾善後嗎？沈國英想了一想道：好，我就去。我家庭也不顧了，何況是一個女朋友，我去給你把關女士找來。你見了她可以不必

說她父親受了傷。這句話沒說完，秀姑早由身後跳了出來，抓住李永勝的手道：你實說，我父親怎樣了？李永勝料想所說的話，已爲秀姑聽去，要瞞也瞞不了的，便道：是我們前方來了一個弟兄報告的，說敵人的飛機，到我們總部去轟炸，沒有傷什麼人，就是總指揮，也只受點微傷，不過東西炸毀了不少。秀姑道：不管了，什麼也不管了，今天下午我們就走。來，我們都到後面樓下去說話。於是三人擁到樓廊上，由秀姑將要走的原因說了。家樹用手絹擦了眼睛，慨然的道：大概大家是爲了鳳喜身後的事，要找人負責。這很容易，沈大娘在北平，我也在北平，難道還會把她放在這裏不走不成？救兵如救火，一刻也停留不得，諸位只管走罷。何麗娜看了鳳喜那樣子，已經萬分淒楚，聽說秀姑馬上要走，拉住她的手道：大姊，我們剛會一天面，又要分離了。秀姑道：爲人別不知足，我們這一次會面，就是大大的緣分，還說什麼。有一天東三省收復了，你們也出關去玩玩，我在關外歡迎你們，那個樂勁兒就大了。這兒待着怪難受的，你回去罷。何麗娜道：家樹暫時不能回去的，我在這裏陪着他，

勸勸他罷。秀姑皺了皺眉頭，凝神想了一想，一頓脚道：「走了，不管了。」沈國英也對沈大娘道：「這事不湊巧，也算太湊巧，我偏是今天要走，最後一點兒小事，我不能盡力了。」好在樊先生來了，你們然當相信得樊先生過，一切的事情，請樊先生作主就是了。說着，走到房門口，向床上鞠了一個躬，歎口氣，轉身而去。秀姑走到屋子裏，也向床上點點頭道：「大妹，再會了。」你明白過來了，和家樹見了一面，這就是你的好結果呀。最後，你還是樊大爺的……秀姑說到這裏，聲音哽了，用手絹擦了一擦眼睛，向床上道：「我沒有功夫哭你了，心裏惦記着你罷。」說着，又點了個頭，下樓而去。沈國英李永勝站在院子裏，正等着她呢。沈國英道：「現在到上火車的時候，還有三四個鐘頭，我們分頭去料理事，四點半鐘一同上車站，關女士在什麼地方等我？」秀姑道：「你到東四四條陶伯和先生家去找我罷。」沈國英說了一聲準到，立刻就回家去。到了家裏，將帳目匆匆的料理了一番，便把自己一兒一女帶着，一同到後院來見他哥嫂。手上捧了一隻小箱子，放在堂屋桌上，把哥嫂請出來，由箱子裏將存摺房契一

樣樣的，請哥哥看了，便作個立正式，向哥哥道：「哥嫂都在這裏，兄弟有幾句話說。兄弟一不會經商，二又不曾種田，三又不曾中獎券，家產過了十幾萬，是怎樣來的錢？一個人在世上，無非吃圖一飽，穿圖一暖，掙錢够吃喝也就得了，多了錢，也不能吃金子，穿金子。兄弟仔細一想，聚攢許多冤枉錢，留在一個人手裏，想想錢的來路，又想想錢的去路，心裏老是不安。太平年，也就麻麻糊糊算了。現在國家快要亡了，我便留着一筆錢，預備做將來的亡國奴，也無意思。而況我是個軍人，軍人是幹什麼的，用不着我的時候，我借了軍人二字去弄錢，用得着的時候，我就在家裏守着錢享福嗎？因為這樣，我這裏留下兩萬塊錢，一萬留給哥嫂過老，一萬做我小孩子的教育費。其餘的錢，兄弟拿去買子彈送給義勇軍了。我自己也跟着子彈，一路出關去。我若是不回來呢，那是我們當軍人的本分。回來呢，那算是僥倖。他哥哥楞住了，沒得話說。他嫂嫂却插言道：「呵！二叔，你怎麼把家私全拿走呢？中國賺幾千萬幾百萬的人多着啦。沒聽見說誰拿出十萬八萬來，幹嗎你發這個傻氣？」沈國英道：「咱

們還有兩萬留着過日子啦。以前咱們兩萬不到也過了日子，現在有兩萬還不能過日子嗎？他哥哥知道他的錢已花了，便道：好罷，你自己慎重小心一點兒就是了。沈國英將九歲的兒子，牽着交到哥哥手裏，將七歲的姑娘，牽着交到嫂嫂手裏，對兩個孩子道：我去替你們打仇人去了，你們好好跟着大爺大娘過。哥哥，嫂嫂，兄弟去啦。說畢，轉身就向外走。他哥嫂看了他這一番情形，心裏很難過。各牽了一個孩子，跟着送到大門口來。沈國英頭也不回，坐上汽車，一直就到陶伯和家來。他在家裏就誤了三四小時，樊家樹何麗娜李永勝也都在這裏了。請着他在客廳裏相見，陪着秀姑攜着樊老太太的手，走了出來。家樹首先站起來道：今天沈先生毀家紓難去做義勇軍，還有這位李先生和我的義姊，又重新出關殺敵，這都是人生極痛快的一件事，我怎能不饒行？可是想到此一去能否重見，實在沒有把握，我又不能太高興。況且我和義姊，有生死骨肉的情分，僅僅拜盟一天，又要分離，實在難過。再說在三小時以前，我們大家又遇到一件淒慘的事情，大家的眼淚未乾，生離死別，

全在這半天了，我又怎麼能吃，怎麼能喝。可是，到底三位的行爲，在公的一方面說，都難得，我又怎能不忍住眼淚，以壯行色。劉福把東西拿來，請你們老爺太太來說時，陶伯和夫婦來了，和大家寒暄兩句。劉福捧一個大圓托盤東西放在桌上。裏面是一大塊燒肉，上面插了一把尖刀。一大把酒壺，八隻大杯子。家樹提了酒壺斟上八大杯血也似的紅玫瑰酒。伯和道：不分老少，我們圍了桌子，各乾一杯，算是喝了仇人的血。於是大家端起一杯，一飲而盡。只有樊老太太端着杯子有些抖顫。沈國英放下酒杯，雙目一瞪，喝道：陶先生這話說得好，我來吃仇人一塊肉。於是拔出刀來，在肉上一劃，割下一塊肉來，便向嘴裏一塞。何麗娜指着旁邊的鋼琴道：我來奏一闋從軍樂罷。沈國英道：不，哀兵必勝，不要樂，要哀。何小姐能彈易水吟的譜子嗎？何麗娜道：會的。秀姑道：好極了，我們都會唱。於是何麗娜按着琴，大家高聲唱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只有樊老太太不唱，兩眼望了秀姑，垂出淚珠來。秀姑將手一揮道：不唱了，我們上車站罷。大家停了唱，秀姑與伯和夫婦先告別。

然後握了老太太的手道：「嗎！我去了。」老太太抖顫了聲音道：「好好孩子，但願你馬到成功。」沈國英李永勝也和老太太行了軍禮。大家一點聲音沒有，一步跟着一步，共同走出大門來了。門口共有三輛汽車，分別坐着，馳往東車站。到了車站，沈國英跳下車來，汽車夫看到，也跟着下車，向沈國英請了個安道：「統制我不能送你到站裏去了。」沈國英在身上掏出一搭鈔票，又一張名片，向汽車夫道：「小徐！你跟我多年，現在分別了。這五十塊錢給你作川資回家去。這輛汽車，我已經給捐第三軍部作軍用汽車，你拿我的片子，開到軍部裏去。」小徐道：「是我立刻開去。錢，我不要。統制都去殺敵人，難道我就不能出一點小力。既是這輛車指作軍用汽車，當然車子還要人開的，我願開了這車子到前線去。」沈國英出其不意的，握了他的手道：「好弟兄！給我掙面子，就是那麼辦。」汽車夫只接過名片，和沈國英行禮而去。伯和夫婦，家樹麗娜，送着沈關李三人進站，秀姑回身低聲道：「此地耳目衆多，不必走了。」四人聽說，怕誤他們的大事，只好站在月台鐵欄外，望着三位壯士的後影，遙遙登車而去。何麗娜

知道家樹心裏萬分難過，送了他回家去。到家以後，家樹在書房裏沙發椅上躺着，一語不發。何麗娜道：我知道你心裏難受，但是事已至此，傷心也是沒用。家樹道：早知如此，不回國來也好！何麗娜道：不！我們不是回來同赴國難嗎？我們依然可以幹我們的。我有了一點主意，現在不能發表，明天告訴你。家樹道：是的，現在只有你能安慰我，你能了解我了。何麗娜陪伴着他坐到晚上十二點，方才回家去。何廉正和夫人在燈下閑談，看到姑娘回來了，便道：時局不靖，不像太平日子一樣半夜回來了。何麗娜道：時局不靖，在北平什麼要緊，人家還上前線哩。爸爸！我問你一句話，你的財產還有多少？何廉正視了她的臉色道：你問這話什麼意思？這幾年我虧蝕了不少，不過一百一二十萬了。何麗娜笑道：您二老這一輩子，怎樣用得了呢？何太太道：你這不叫傻話，難道有多少錢要花光了才死嗎？我又沒有第二個兒女，都是給你留着呀。何麗娜道：能給我留多少呢？何廉道：你今天瘋了吧？問這些孩子話幹什麼？何麗娜道：我自然有意思的，您二老能給我留五十萬嗎？何廉用一個食指摸了

上脣鬚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你在未結婚以前，想把家產……何麗娜不等他說完，便搶着道：『您等我再問一句，你讓我到德國留學，求得學問來作什麼？』何廉道：『爲了你好自立呀。』何麗娜道：『這不結了！我能自立，要家產作什麼？錢是我要的，自己不用，家樹他更不能用，爸爸，你不爲國家作事，發不了這大的財。』錢是正大光明而入者，亦正大光明而出。現在國家要亡了，我勸你拿點錢來幫國家的忙。』何廉笑道：『哦！原來你是勸捐的，你說要我捐多少呢？』何麗娜本靠在父親椅子邊站着的，這時突然站定，將胸脯一挺道：『要您捐八十萬，何廉淡淡的笑道：『你胡鬧。』說着，在茶几上雪茄煙盒子裏取了一根雪茄，咬了煙頭，吐在痰盂裏。自己起身找火柴，滿屋子走。看何麗娜跟着他身後走着，扯了他的衣襟道：『我一點不胡鬧。對您說，我要在北平天津唐山灤州承德喜峯口找十個地方，設十個戰地病院，起碼一處一萬，也要十萬，再用十萬塊錢作補充費，這就是二十萬。家樹他要立個化學軍用品製造廠，至低限度，要五十萬塊錢開辦，也預備十萬塊錢作補充費。合起來，不就是八十萬嗎？』您

要是拿出錢來，院長廠長，都用您的名義，我和家樹親自出來主持一切，也教人知道留學回來，不全是把我金招牌來騙官做的。何廉被她，在身後吵着鬧着，雪茄啣在嘴裏，始終沒有找着火柴。她在桌上隨便拿來一盒，擦了一根，站在父親懷裏，替他點了煙，靠着他道：爸爸，你答應罷。我又沒兄弟姊妹，家產反正是我的，你讓我為國家做點事罷。何廉道：就是把家產給你，也不能讓你糟花。數目太大了，我不能

何麗娜跳着脚道：怎麼是糟花？沈國英只有八萬元家私，他就拿出六萬來，而且自己還去當義勇軍啦。你自說的，有一百二十萬，就是用去八十萬，還有四十萬啦。你這輩子幹什麼不夠？這樣說，你的錢，不肯正大光明的用去，一定是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得。我算白留學幾年了，不要你的錢，我自己去找個了斷。我是說急就急說畢，向何廉臥室裏一跑，把房門立刻關上。何太太道：你抽屜裏那枝手槍……何廉道：沒收起……立刻掙門道：麗娜，你出來，別開抽屜亂翻東西。只聽到屋子裏拉着抽屜亂響，何麗娜叫道：家樹，我無面目見你，再見了。何太太哭着嚷了起來道：孩

子有話好商量呀，別……別……別那麼着，我只有你一個呀！你們來人呀，快救命囉。何廉也只搥門叫別胡鬧。早有兩個健僕，由窗戶裏打進屋子去，在何麗娜手上，將手槍奪下，開了房門，放老爺太太進去。何麗娜伏在沙發上，藏了臉，一句不言語。何廉站在她面前道：你這孩子，太性急，你也等我考量考量。何麗娜道：別考量，留着錢，預備做亡國奴的時候納人頭稅罷。她說畢，又哭着鬧着。何廉一想，便捐出八十萬，還有四五十萬呢？這樣做法，不管對國家怎樣，自己很有面子，可以博得國人同情。既有國人同情，在政治上當然可以取得地位。想了一小時之久，只得委委屈屈，答應了姑娘之情。何麗娜撲嗤一笑，才去睡覺。這個消息，當然是家樹所樂意聽的。次日早上，就坐了車到陶家來報告，未下汽車，劉福就迎着說，表少爺穿了長袍馬褂，胳膊上圍着黑紗，天亮就出去了。何麗娜聽說，連忙又把汽車開向劉將軍家來，路上碰到八個人抬一具棺材，後面一輛人力車，拉着沈大娘。一個穿破衣的男子背了一籃子紙錢，跟了車子。再後面，便是家樹，低了頭走着。何麗娜歎了一口氣，自

言自語的道：就是這一遭了，由他去罷。於是再回來，在陶家候着，直到下午一兩點鐘家樹才回來，進門便到書房裏去躺下了。何麗娜進去，先安慰他一頓，然後再把父親捐款的事告訴他。家樹突然的握住她的手坐起來道：你這樣成就我，我怎樣報答你呢？何麗娜笑道：我們談什麼報答。假使你當年不嫌我是個千金小姐，我到於今還沉醉在歌舞酒食的場合，那裏知道做人，其實還是你成就了我啦。家樹今天本來是傷心之極，聽了何麗娜的報告，又興奮起來。當日晚上，見了何廉，商議了設立化學軍用品製造廠的辦法，結果很是圓滿。這消息在報上一宣布，社會上同情樊何兩個熱心，來幫忙的不少，有錢又有人，半個月功夫，醫院和製廠造，先後在北平成立起來。只是秀姑去後，先有兩個無線電拍到北平，說是關壽峯只受小傷，沒關係，子彈運到，和敵軍打了兩仗，而且劫了一次軍車，都得有勝利，朋友都很歡喜。半個月後音信却是渺然。這北平總醫院，不住的有戰傷的義勇軍來療養，樊何兩人，逢人便打聽關沈的消息。有一天來了十幾個傷兵，正是關壽峯部下的，何麗

娜找了一個輕傷的連長，細細盤問一遍。他說：我們這支軍隊共有一千多人，總指揮是關壽峯，副指揮是關秀姑，後來沈國英去了，我們又舉他做司令。我們因為補充了子彈，在山海關外，很打了幾次有力的仗，殺得敵人胆寒。我們的總部在李家堡，是九門口外的一個險地。九門口裏，就是正式軍隊的防地。前十天晚上，我們得了急報，敵人有騎兵五六百，步兵三千，在深夜裏，要經過李家堡。暗襲九門口。據沈司令說，我們和敵人相差過多，子彈又不够，不如避實擊虛，讓他們過去，在後面兜抄。關指揮說：不行。九門口，只有華軍一團人，深夜不會防備，一定被敵人暗襲了去。敵人佔了九門口，山海關不攻自得，我們一千多人，反攻何用？山海關一失，華北搖動，這一着關係非淺。我們只有擋住了要道，不讓敵人過去。此地到九門口，只十幾里路，一開火，守軍就可以準備起來。我們抵抗得越久，九門口是準備得越充足。兄弟，就是今晚，我們為國犧牲罷。沈司令想了一想，這話也是，立刻我們就準備抵抗起來。敵人初來，也不會防備，我們怎樣抵抗，到了莊外，我們猛然迎擊，他們抵抗不

住，先退下去。但是他們的人多，將莊子團團圍住，大砲機槍，對了莊裏狂射。我們各守了圍牆，等敵人到了火力够得上的地方，才放出槍去。敵人只管勇猛進攻，我們死力守着不動。戰了有兩小時，敵人幾次衝鋒，衝到莊門口來。最後一次，我們的子彈快要完了，我們關總指揮叫着說，大家幹啦，再支持兩點鐘就天亮了，我們殺出去。他一手拿了大砍刀，一手拿了手槍，帶了五百多名弟兄衝出莊去。我就緊緊跟在總指揮後面，親眼看到他手起刀落，砍到七八十個敵人。我們這樣肉搏一陣，敵人已經有些支持不住，我們的副指揮關姑娘，又帶了二三百弟兄接殺出來，敵人就退下去了，我們也不敢追，也退回莊去守着。但是這一陣惡戰，死了四五百人，連着先死的，一千多人，已經傷亡三分之二。看看天色快亮，九門口遙遙的發出幾響空砲。我們總指揮坐在矮牆下一塊石頭上，喘着氣哈哈笑道：好了，好了！守口軍隊，已經有準備了。這時，我看他身上的衣服，撕得稀爛，鬍子上，手上，臉上，都是血跡，他兩手按了膝蓋，喘着氣道：值！今天報答國家了。他說後，身子靠了牆，就過去了。我們

沈司令副指揮因敵人還不肯退，就對總指揮說：「憑了你老人家英靈不遠，我們有一口氣，也不讓敵人進我的莊子。」說完，沈司令帶了殘餘弟兄三四百人，等敵人逼近，又殺出去衝鋒肉搏。這次我們人更少，那裏衝得動，戰到天亮，全軍覆沒了。沈司令李團長都沒回來，不過天色一亮，敵人就不敢再攻九門口，自己退走了。關姑娘數數村子裏的活人，只剩二百多，戰得真是悲壯，不但九門口沒事，李家堡也守住。可是敵人上了這次當，這日下午，就派了四架飛機來轟炸李家堡。我們副指揮戰了一晚，又去收殮沈司令和總指揮，人太累了，就睡了一場午覺。不料就是這時候，這飛機來到，臨時驚醒躲避，已經來不及，就殉難了。何麗娜只聽到這裏，已經不能再向下問他們怎樣逃進關的，兩淚汪汪，慟哭起來。這日晚上，和家樹提起，家樹也是禁不住淚如雨下。到了次日，正是清明，家樹本來要到西便門外，去弔鳳喜的新墳，就索興對何麗娜道：「古人有禁煙時節，舉行野祭的，我們就在今天，在鳳喜墳邊，另外燒些紙帛，奠些酒漿，祭奠幾位故人，你看好嗎？」何麗娜說是很好，就吩咐用

人預備祭禮，帶了兩個用人，共坐一輛汽車，到西邊門外來。汽車停了，在兩棵新柳，一樹野桃花下，有三尺新墳，墳前立了一塊碑，上書故未婚妻沈鳳喜女士之墓。杭縣樊家樹立。何麗娜看着，點了一點頭。用人將祭禮分着兩分。一分陳設在鳳喜墳前，一分離開墳，在平坡上，向東北陳設着。家樹拿了酒壺，向地上澆着，口裏喊道：沈國英先生，李永勝先生，我的好朋友。關大叔，秀姑我的好姊姊，你們果然一去不返了。故人你們那裏去了？英靈不遠，受我一番敬禮。說着，脫下帽來，遙遙向東北三鞠躬。回轉身來，看了鳳喜的墳，叫了一聲鳳喜，又墜下淚來。何麗娜却向了東北，哭着叫關大姊。兩個用人，分途燒着紙錢，平原沉沉地，沒有一點聲音，越顯得樊何二人的嗚咽聲，更是酸楚。忽然一陣風來，將燒的紙灰，捲着打起胡旋，飛入半天。半樹野桃花的花片，洒雨一般的撲到人身上來。何麗娜正自愕然，那風又加緊了兩陣，將滿樹的殘花，吹了乾淨。家樹道：麗娜，人生都是如此呀，不要把爛漫的春光虛度了，我們至少要學沈國英，有一種最後的振作呀，何麗娜道：是的，你不用傷心，還有我

呢，我始終能了解你呀。家樹萬分難過之餘，覺得還有這樣一個知己，握了她的手，也就破涕爲笑了。

吳之屏律師啓事

本律師受任三友書社法律顧問，如有
人侵害該書社法益者，本律師當盡依
法保障之責。此啓。

事務所 西藏路平樂里九八號

電話 九九四四六二〇一三

啼笑因緣續集

百用油



大唱機公司
各埠均有出售
上海南京路
中西百用油公司

百用油對於唱機唱片之功用
唱片用之！
保持原音，加倍經用
整理舊片，恢復聲音
唱機用之！
潤滑機件，動轉合度
保護漆色，光亮常新
府上備有唱機唱片，不可不備百用油

每瓶定價三角
每架定價六角

老西門

小東門

冠 生 園

◀ 部 飲 食 ▶

生炸排骨
每客二角

蠔油牛肉
每客二角

炸肥子雞
每客二角

魚生肉粥
每客二角

星期美點
每客五分起

晨八時開市 夜九時收市

太平花單行本招登廣告啓事

張恨水先生爲當今文壇健將說部巨子名重藝林幾于婦孺咸知近著太平花一書爲張君生平最得意之傑構在新聞報按日刊登讀者無不交口稱譽今全書業將結束復由張君親自整理一過使之一氣呵成全豹可窺並將在三友書社刊印單行本以問世預卜異日出版必能不踁而走紙貴洛陽若在此書刊廣告則効力之大有非意料所能及者現該項廣告已由敝社向三友書社承包各大工商家其欲發展營業乎望速與敝社接洽或先函知當由敝社派員趨前領教必能使之萬分滿意也

上海蓬萊路安樂坊八十三號

普益廣告社啓

電話南市二七八號